

野客叢書



說文解字

亭長

嬾真子曰唐祕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亭長六人  
世但知鄉村之長謂之亭長不知唐諸司皆有之尚書省  
唐志曰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僕謂諸司  
之置亭長自古已然不特唐也如晉特特進光祿大夫亦  
有門亭長門下書佐一人

上巳祓除

上巳祓除事說者多端沈約宋志謂舊記有郭虞者有三  
女於三月三日云云故俗忌此日皆於東流水上祈禳祓





潔摯虞引續齊諧記則曰徐肇有三女云云非郭虞也蔡邕章句引暮春浴乎沂或者引韓詩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之上祓除不祥東晉引周公卜邑於洛此禮已行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則知上巳祓除其來久矣又觀漢書八月祓於霸上故劉楨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日因知漢人祓除亦有在秋間者不必春暮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

### 女子長跪

古詞長跪問故夫前輩引此以證古者女子未始不跪拜僕謂古者女子之跪不特此可驗也如呂后跪謝周昌蘇

秦嫂四拜自跪亦可證也或謂長跪二字如秦王長跪請教桓範謂我寧見三公長跪之類是也僕謂此言男子長跪非女子也觀吳越春秋女子胥非常人長跪以餐與之此正女子長跪事

### 漢唐俸祿

貢禹上書曰臣爲諫大夫俸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及爲光祿大夫俸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富蓋寬饒爲司隸俸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或者往往疑之以謂俸入不及今之簿尉而能儉以足用如此僕謂漢之士風固雖近古漢之錢物固雖艱得不應僅得數千或謂家日以富蓋俸錢之外又有祿米及其他頒賚之



屬據史漢百官臈及春有賜漢之諫大夫秩比八百石月得八九十斛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月得百斛司隸二十石月得百二十斛二公俸錢之外每月所得祿米如是又能儉以用度所以為有餘也漢人誠實可喜如此非如後人以有為無以多為寡務以欺人因而考之漢制三公號為萬石謂一歲共食萬斛然考漢志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以歲計之四千餘斛耳成帝時益大司馬大司空俸注丞相大司馬俸錢月六分御史大夫俸錢月四萬延平間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斛真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六十五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其視前漢米減三之二錢減太半當時士夫亦罕以俸薄為言者唐

初祿制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正三品米四百石錢七千大率如此自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刺史元大小皆千貫其視兩漢不啻數倍而兩漢職田無聞唐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以下皆有差唐之俸祿於兩漢如此當時詞人見於歌詩如元微之在政府與妻詩曰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朝暮復營齋通州司馬詩日月儲三萬養教閑白樂天詩曰典校在祕書一馬兩僕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孟效詩曰贛人年六十每月請三千見於詩者往往如此僕謂唐人俸祿守佐以上有不待言簿尉下寮未免為簿觀孟效所謂每月請三千之說可以類推矣然考唐



九品月得五十七石使果得此亦足用度而效以吟詩廢  
務上官差官以攝其職分其半祿酸寒之狀可想而知觀  
此語亦可以發一咲也而今下寮俸祿所向雖不等要無  
鮮薄之歎大國家設祿本以養廉而所得不足以育妻孥  
且動遲數年之次責其廉隅得乎故漢人增俸多增於下  
寮如宣帝益吏俸百石以下俸十五建武增百官俸其千  
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矣百石以下加於舊秩蓋知此也

致敬宰相母

趙隱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  
叅問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率  
百官拜恩於庭卽回班侯夫人起居縉紳以爲榮後崔彥

昭張濟當國遂踵其禮李宗諤謂唐人之禮如此僕謂此  
禮自晉宋以來有之如沈約爲右僕射封建昌國侯拜其  
母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  
來致敬朝埜以爲榮晉虞潭亦然

黃鳥嚶嚶

東臯襟錄曰詩伐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鄭  
箋云嚶嚶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樂天作六帖  
始類鶯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其後多祖述之也洪駒父謂  
禽經稱鶯鳴嚶嚶要是後人附合僕觀張平子東京賦鳴  
鳩麗黃關關嚶嚶然則以嚶嚶爲黃麗用自漢已然不可  
自樂天始也



螳螂捕蟬

劉向說苑吳王伐荊有諫者死舍人小孺子懷彈後園露沾衣如是三旦王曰子來何沾衣如此對曰園有榆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之在後螳螂之知捕蟬鳴不知黃雀之在其後臣執彈丸欲求黃雀不覺沾衣韓詩外傳曰楚王伐晉敢諫者死孫叔敖諫王曰臣園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也一謂吳王伐荊一謂楚王伐晉二說小異

廣陵

西漢揚州治無定所後漢治歷陽後治壽春後又徙曲阿至隋唐方治今之廣陵耳今之廣陵自後漢至晉皆屬徐

州至東晉僑置青兗二州故廣陵以清兗徐爲一鎮至宋乃爲南充州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隋唐始爲揚州耳然則今廣陵之爲揚州亦未甚久也古今地里更革不一而文人議論多失於不契勘往往便謂今之廣陵爲古揚州之地如韓臯謂諸葛誕等爲揚州都督舉兵討晉事敗故名廣陵散不知廣陵是時未爲揚州也今廣陵境上有黃相公塚大觀圖經謂黃霸塚蓋霸嘗爲揚州刺史也不知是時揚州刺史未治廣陵周日用注博物記謂淮王安得道輕舉今惟揚馬跡尚存不知漢之淮南王正非今之惟揚似此甚多事有可咲者廣陵之名其來舊矣至隋煬帝悅其地之繁盛置離宮別館而行幸焉當時改言江都



而不言廣陵者正諱煬帝諱也然煬帝戀江都之盛而不歸竟死於廣陵得非廣陵之名為煬帝先識乎

### 旄頭畢網

沈約曰按周禮辨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畢網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僕觀張華相風賦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准極乃知本周禮保章之意所謂畢網旄頭其說不一備見宋志魏命晉王見太子旌旗置旄頭雲罕徐廣注雲罕疑是畢罕詩序曰齊侯田獵畢弋晉武帝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摯虞決

疑無所是非惟徐爰曰按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畢罕前引畢方昂負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隋志亦有是說然則薛綜東京賦潘岳藉田賦所謂雲罕者即畢網也齊陳梁書載儀衛處亦曰旄頭雲罕彭推所說見列異傳

### 香橙

南史宋蔡樽奏王筠為殿中郎武帝推白牒於香橙地上又梁蕭猷為州頗僭濫客筵內有香橙不置連榻武帝知之以此為愆所謂香橙者疑几橙之類而無據觀通典當時大駕及皇后鹵簿中皆有香橙內給四人舁知鹵簿中亦有是物然字則異又觀姚思廉陳書謂檢晉宋成服儀



稱靈輿梓宮容俠御及香橙本此橙字

### 板輿

世率以板輿為奉母親事用如樂天詩朱播四從板輿行  
取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三公告  
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傳祇者是則板輿事不可專為奉  
母也梁常璩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 以珠為石

海錄碎事曰越俗以珠為寶生女名珠娘生男名珠兒綠  
珠之意用此僕謂不然以女名珠者珍愛之意也如彭寵  
之女名女珠竒章公牛僧孺愛姬名真珠皆愛之謂且彭  
寵南陽人初非越俗也

### 相如大人賦

非宋狀元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遊中語僕觀相如  
美人賦又出於宋玉好色賦自宋玉好色賦相如擬之為  
美人賦蔡邕又擬之為協初賦曹植為靜思賦陳琳為止  
欲賦王粲為閑邪賦應瑒為正情賦張華為永懷賦江淹  
為麗色賦沈約為麗人賦轉轉規倣以至于今

### 大節七日假

國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節為七日假所謂前三  
後四之說僕考之其來尚矣觀通典論冬夏至日寢鼓兵  
一條瓚曰按漢制有冬至絕事不聽政之條而無夏至也  
以此推之夏至不應寢鼓事鄭瑄曰尋冬至寢鼓之義雖



無正文恐有由耳天德貴生惡殺冬至少陽初發萌芽之  
漸欲雀方奉順動之象以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鳴  
鼓夏至少陰肇起殺氣自興宜有鳴鼓以遏小人方長之  
害二至之義否泰道異宜其不同若以夏至俗人所重則  
文武官可息一日不宜前三後四等於冬至也鄭瑤之言  
如此乃知七日之假隋唐已然又觀薛宣傳日至休吏賊  
曹掾張扶坐曹治事宣出教曰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  
所繇來久師古注冬至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僕請據  
于瓚所引則漢制無夏至休吏之說

撥刺乖刺

杜子美詩跳魚撥刺鳴不曉者讀爲撥次按張衡思玄賦

曰鸞威孤之撥刺注刺力達反太白詩曰雙腮呀呷鱗鬣  
張跋刺銀盤欲飛去李以撥爲跋所謂撥刺者割烈震激  
之聲箭鳴亦然又勢有不便順謂之乖刺乖刺者乖戾也  
如東方朔謂吾強乖刺而無當杜欽謂陛下無乖刺之心  
是也今人言作事不順猶有此語刺呼爲頽聲之轉也

男子稱寡

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鰥寡老年不  
復嫁之名孝經注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  
寡知此爲限者以內則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  
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嫁矣正義謂知稱寡以此  
爲斷然婦人多稱鰥之文男子亦稱寡左傳十二年崔杼



及強而寡爾雅曰無夫無婦並謂之寡則知男子亦稱寡也

### 級姿承明

級姿級姿字諸處音素可及惟揚雄賦先河及承明廬承字本平聲而張曲江李文饒作側聲用寒山詩八風吹不動而樂天詩汰風吹不動汰音閱熒臙之熒與夫地名不熒本音耕而魯頌楚辭急龍章皆讀爲卽今俗謂相抵曰挨正書此字而樂天時坐依挑葉妓日醉依香枕坐依音烏皆反正挨字今言不正者爲天邪天讀爲么而樂天詩曰莫言蘇小小人道最天邪天伊邪反非么字東坡梅詩祖此用天邪語今人多讀爲么邪而不知爲非也似此

甚多又如船人言使風曰帆風帆字作去聲呼按唐韻去聲有此一音是以張說之律詩曰夏雲隨北帆同日過江來

### 隨筆議論

後人議論往往多與前人暗合近時容齋隨筆出入書史考據甚新然觀以前襟說不約而同者十居二三如謂真宗摘孟蜀王箴中語爾俸爾祿數語爲戒石銘此說已見野人閒話謂廣韻注杭字注杭木汁可情鴨子謂之馘杭此說已見唐書音訓謂山谷詩月出虎夔藩出於老杜伐木詩序此說已見藝苑雌黃謂詩願言則嚏人說我則嚏此說見觀風編比類甚多至如論牡丹玉藥之屬亦皆前



人論過容齋其未知耶前二事亦見續釋常談

鹹抗事見玉篇齊民要術

### 七發客難

隨筆謂枚乘作七發東方朔作客難其後紛然規放擬七發者有七激七辯七依七廣之作擬客難者嘲解達旨賓戲之作元新意僕謂古人製作動有所祖不止一端如李尤為德陽殿賦其後王延壽効之為靈光殿賦何晏常誕夏侯玄為景福殿賦宋武帝劉義恭何尚之為消暑殿賦又如楊雄為蜀都賦其後班固擬之為西都賦張衡為南都賦徐幹為齊都賦劉楨為魯都賦劉邠為趙都賦庾闡為揚都賦以至本朝周美成為汴都賦轉轉規放以至于今曾植潘岳庾闡皆有間居賦其後沈約賦郊居靈運

賦山居以居止為賦自曾植始今人但知潘岳有間居賦而不知潘岳之先已嘗有此作

### 古之媵者

說者謂古之媵猶今之從嫁者也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為媵如女媵隨娥皇事舜是也僕按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姊從姪者兄之子姊者女弟也又考毛詩正義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虞執其大夫并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毛詩求爾新特由不以禮嫁故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獨自而來故謂之新特



退之毛穎傳

小宋狀元謂退之毛穎傳古人意思未到所以名家洪慶善謂毛穎傳柳子厚以為恠子以為馬有子虛之北谷齋隨筆謂毛穎傳人多以為恠子厚獨愛之諸公徃徃皆以此文朔見退之前此未有其體僕恐不然退之此作疑有所本人自不知耳觀隋志謂古俳諧文三卷表淑俳諧文十卷續俳諧集十卷表淑俳諧文如沈約彈芭蕉文亦載其間焉知自古以來無毛穎傳之比者退之淹該今古而又資以城南鄴侯三萬軸之書筆端運用動有源流非如後人矧意製作抑又考規蜀志先生嘲張裕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人之稱曰諸毛云云

毛穎之作萌芽此意然其間如曰自結繩以及秦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九流百家之書皆所詳悉此意出於蔡邕成公綏筆賦郭璞筆讚異時文嵩松滋侯傳司空圖作容成侯傳而本朝東坡先生又作羅文等傳其機杼又自退之始也

相承疊用數語

詩人相承疊用數語如于鵠蓬頭十二三則韓退之年至十二三劉禹錫花面丫頭十三四梁簡文可憐年幾十三四杜子美徃昔十四五則阮藉昔年十四五權德輿年至十五六則紀少瑜女兒年幾十五六杜子美郎今年十六七則司馬宣五年幾十六七杜子美詩虬鬚十八九則



焦仲卿年始十八九或者謂十八九字見丙吉傳不知入  
詩中用自焦仲卿始矣史傳間有折計數日之語如七八  
五十六見馬融三七二十一見蘇秦九九八十一見顏率  
五七三十五見通典六六三十六見魚經三九二十七七  
九六十三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見齊書七九六十三  
八九七十二見考異郵又考之三三九九八十一八九七  
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四九三十六  
三九二十七二九十八並見子夏之語似此甚多又如一  
年三百六十日見施肩吾詩十年三千六百日見北齊書  
言百年三萬六千日見李白詩有吾語又出東漢周遷傳  
註

賀知章上升

賀知章傳云天寶初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賜鏡湖剡  
川一曲旣行帝賦詩皇太子百官餞送僕尋考會稽集得  
明皇所爲送賀老歸越之序與詩及朝士自李適之以下  
三十六七人餞別之作是時正天寶三載正月五日也青  
門祖帳冠蓋如雲雖漢二疎無以加此觀者如堵甚以爲  
寵傳又謂年卒八十六僕觀徐鉉序中謂有彭內者於會  
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和祖先生碑  
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負笈賣藥如韓康伯



野客叢書卷十七



近於台州上昇編於人聽元和己亥先生遇之云云此碑  
正元和間所作相去未遠也不知何以言此然觀李白憶  
賀監詩有云昔好杯中物今爲松下塵又云人亡餘故宅  
空有何花生如白所說則是知章實死矣唐人好奇華山  
女子事諸公誇詡不使知章真有上昇之事亦須侈大而  
言之不應隱沒而不傳也疑徐鉉所序之妄此事正如江  
南野錄載陳陶得道不死而曹松方干之徒皆有哭陶詩  
之類也虛實不可深信如此

### 藥名詩

西清詩話云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  
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詩云江臯歲暮相逢

地黃葉霜前半夏松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豈君知  
是也僕謂此說亦未深考不知此體已著於六朝非起於  
唐也當時如王融梁簡文元帝庾肩吾沈約竟陵王皆有  
至唐而是體盛行如盧受采權張皮陸之徒多有之  
吳曾漫錄謂藥名詩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者非始於唐  
所見亦未廣也本朝如錢穆父山谷之輩亦多此作

### 鳥名詩

葉天經謂退之喚起憲全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二鳥  
名鳥名詩起此僕考之其體亦自六朝觀梁元帝嘗有是  
作退之非祖此乎當時爲雜體詩至不一也梁元帝所作  
爲多不但鳥名也如獸名歌曲名龜兆名針穴名將軍名



宮殿名屋名車名船名樹名草名率皆有作鳥名詩如云  
晨鳧移去舸飛燕動歸椳獸名詩如云水涉黃牛浦山過  
白馬津歌曲名如啼鳥怨別鶴曙鳥憶還家龜兆詩如土  
膏春氣生倡女協春情此類甚多

### 昏字

世謂昏字合從民今有從民者避太宗諱故爾僕觀唐三  
藏法師聖教序正太宗所作褚遂良書其間書重昏之夜則  
從民初未嘗改民以從氏也謂避諱之說謬矣蓋俗書則  
然又觀溫彥博墓誌正觀間歐陽詞書其後言民部尚書  
唐儉云云當太宗時正字且不諱而况所謂偏旁乎又有  
以見太宗不諱之德

### 善學柳下惠

姚合詩曰相府旌旗天下尊汴水如今不復渾孟郊詩曰  
自公領茲郡山水無滓泥又曰君生雪水清君沒雪水渾  
此等語皆祖老杜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之意樂天詩  
安得萬里裘盡裹周四垠又曰我有大裘長萬丈與君都  
蓋洛陽人此又祖老杜安得大厦千萬間大庇寒士俱歡  
顏之意樂天可謂 蓋學柳下惠者

### 後世珠少

說者謂古者金多後世金少疑復歸山澤耳僕謂不然寶  
物之豐耗係時之氣數此殆造化之妙有不容深致詰者  
後世之少者非特金也如珠亦然古者動以斗斛計項羽



遺張良二斗孫權遺宗預一斛令人相遺有二斗一斛者乎盧琳四王起事曰張方劫帝西遷輦真珠百餘斛今內府之儲又不知有百斛否金猶有鎔鑄銷折之患珠則無所蠹耗雖南渡以前亦不聞甚多不知安往此固難以理詰者也以三分之吳猶以一斛與人則當時珠多不言可知

### 過與不及

前輩有論盧懷謹身為宰相而妻子常至饑寒恐無是理僕謂懷謹賢相固未可知然世間不可謂無此等人僕因觀北史庾伏連為開府儀同三司其家富厚妻病嘗以百錢買藥每恨之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葢菜

常有饑色至死惟著敝禪而別藏積絹至二萬疋而不動觀此一事因知世人往往有過不及鮮有得中道者既有伏連之徒富厚而不忍一錢用者又有劉毅之徒家無儋石擲百萬輸者為大官而妻子常饑寒前此如王晏裴子野祖鴻皆然

### 用管蘇事

苑鎮碑云韜律大杜綜臯陶甫侯之風又云膺姿管蘇靖供衛上洪氏謂蓋法家者流也范史云律謝臯蘇注以蘇忿生此云管蘇謂夷吾與忿生也此說似是矣僕又觀州輔碑云昔管蘇之尹楚以直見疎劉梁傳曰管蘇以憎忤取進此亦用管蘇事考新序楚共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



蘇祀我以義違我以禮云云用此事亦未可知不然何以有靖供衛上之語

### 漢碑楚事

孫叔敖碑云視事一紀趙氏謂漢時令有在官一紀不遷者洪氏謂前碑言臨縣一載此云一紀蓋以一紀為一年耳僕觀漢人文字罕有以一紀為一年用者疑此祀字耳借紀為祀祀與紀字亦相似也毛詩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注紀音祀可證也文揚司隸碑云高祖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厥位以漢詆焉歐公謂詆字未詳洪氏謂詆音抵不釋其義僕疑此借用氏字耳非抵字也蓋詆字言從氏非從氏然漢碑多以氏為妣既加以女安知

其不加以言耶漢書妖字寫作詆以言易女可据也謂漢氏猶言虞氏夏氏耳又成陽臺碑云五運精還漢受濡期歐公謂莫曉漢受濡期之義僕謂濡猶言延也言漢家受基業延長爾史晨饗孔廟碑亦云大漢延期彌歷萬億是亦此意前輩學問甚非後世小生所敢望其萬分一然亦間有一時見不到處茲三者管見如此又未知是否姑著于茲以俟博聞君子

### 潘安仁言遁逃字

前漢書賈生二十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師古注遁逃謂疑出而卻退也遁音千旬反流俗書本逃字誤作逃讀者因為遁逃之義潘安仁西征賦曰遁逃以奔竄誤矣僕謂



師古是未深考耳史記之文曰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  
敢進又曰月氏遁逃而常怨匈奴曰豫讓遁逃山中遁逃  
二字馬遷屢用之矣前漢匈奴傳戎狄遁逃竄伏陳湯傳  
單于遁逃遠舍其義正與史記一同遁逃字又見於班固  
之筆矣不可謂安仁之誤也推而上之如荀卿管仲推而  
下之如張說王維之徒皆有是語又不特見於班馬之書  
而已杜子美詩曰近聞大戎遠遁逃曰漢陰槎頭遠遁逃  
而注詩者謂遁逃之語出於蕭望之傳又誤矣

### 崖蜜

東坡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冷齋  
夜話謂事見鬼谷子崖蜜櫻桃也漫叟漁隱諸公引本草

石崖間蜂蜜為證僕謂坡詩為橄欖而作疑以櫻桃對言  
世謂棗與橄欖爭曰待你回味我已甜了正用此意蜂蜜  
則非其類也固自有言蜂蜜處如張衡七辯云沙飴石蜜  
乃其等類閩王遺高祖石蜜十斛此亦一石蜜也僕嘗考  
之石蜜有數種本草謂崖石間蜂蜜為石蜜又有所乳飴  
為石蜜者廣志謂蔗汁為石蜜其不一如此崖石一義又  
安知古人不以櫻桃為石蜜乎觀魏文帝詔曰南方有龍  
眼荔枝不比西園蒲萄石蜜以龍眼荔枝相對而言此正  
櫻桃耳豈飴蜜之謂耶坡詩所言當以為證

### 原道中語

韓退之原道篇有曰道與德虛位或者徃徃病之謂退之



此語似入於佛老僕謂不然退之之意蓋有所自其殆祖  
後漢徐幹中論乎幹有虛道一篇亦曰人之爲德其猶虛  
器歟器虛則物往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以受之退  
之所謂虛位卽幹所謂虛器也言雖異而意則一

一杯土事

駱賓王代李敬業檄斥武后云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  
安在一杯字正用前漢書張釋之所盜長陵一杯土事據  
注步侯切乃裛字今人不曉者讀爲杯盞之杯僕觀歐陽  
行周集有或掬一杯土馬或翦一枝材馬劉禹錫詩忽汗  
城西一坏土歐陽詢藝文類聚於杯盞門編入長陵一杯  
土事是知明以杯字爲杯盞字用矣僕又考之古詞中有

以酒杯字作杯土字押者如隴西行是也固知古人嘗以  
此二字通用

羅珣事

胡氏雜記云紹興間淮人有得唐碑一段乃羅珣爲壽州  
日所立者考新唐書羅珣傳但嘗爲廬州刺史不聞爲壽  
州疑別一人僕得權文公所著羅珣墓誌考之珣嘗刺廬  
壽二州自壽以治行第一就加御史中丞入爲司農卿京  
兆君今唐書但言自廬州再遷京尹亦不聞中丞司農之  
除其疎鹵如此珣表表循吏所紀尚且如况其他乎故僕  
每觀人文集與夫碑刻所以深致意於稽考者正以此也  
又如碑言珣爲廬日強家占田而窶人無告鄉校廢落而



冗根多病者舍鑿事淫祀公皆去其弊而傳但言珣為廬日民間病者舍鑿禱淫祀下令止之可謂舍其大而言其細者又考合肥志亦曰珣為廬江七年遷壽陽

北固懷古詩

李德裕北固懷古詩曰自有此山川于今幾太守近世二千石畢公宣化厚丞相量納川平陽氣衡斗三賢若時雨所至濟仁厚注畢構政事為開元第一丞相陸象先平陽齊澣三賢皆為此郡僕考之傳獨象先不聞為潤州此恐史之佚耳畢構中宗景龍初為潤州政有惠愛景龍末召為御史大夫謂政事為景龍間第一可也

木易非姓揚字

今人稱姓揚人為木易案揚氏姓文左從才右從易非從易周易之易乃從日月此易字亦揚字耳今人書鄱陽有省文為番易者蓋知此意僕觀真誥其間有為姓揚人作離合書曰偃息盛木玩執周書其意謂周書為易木加易即揚字也迺知以木易為揚姓其誤又矣不知左右之字文皆非

束脩

吳曾漫錄曰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前輩多以束脩為束脯余按後漢馬援杜詩延篤傳注皆謂年十五束帶脩飾之意乃知以束脩為束脯者非是僕謂後漢傳注出於唐人之說未可以為據觀益鐵論桑洪羊曰臣



結髮束脩得宿衛此正明驗漢人之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矣且在馬援諸人之先可無疑者然又觀北史劉焯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此又可以驗程門諸先生之說要之二說皆通不可謂束脩爲束脯非也唐六典國子初入置束帛者束脩之禮通典州學生束脩之禮注束帛一筐一尺脯一案五服學生皆服青衿

### 語益精明

常蘇州詩曰西施且一笑衆女安得妍而白樂天詩曰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杜子美詩曰須臾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而東坡頌曰奮鬣長鳴萬馬皆瘖等一意耳其後用之益精明僕嘗用是語爲一聯云六

宮無色迴眸笑萬馬皆瘖奮鬣鳴吳會漫錄謂樂天迴眸一笑百媚生蓋祖李白清平詞一笑皆生百媚之語僕謂李白之語語又有所自觀江揔迴身轉佩百媚生插花照鏡千嬌出意又出此

### 二李詩

雪浪齋日記謂六一居士詩晚煙寒橘袖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僕觀是聯乃李太白登宣城北樓詩非六一也石林詩話謂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来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小說實佳句僕謂上聯在李君虞集中此卽古詞風吹窓簾動疑是所懽来之意梁費昶亦曰簾動意君來柳惲曰颯颯秋佳響非君起夜来麗情集曰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樹動疑是玉人來齊謝  
眺懷故人詩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明月  
照窓時皆一意也又花月徘徊之語亦出於古詞之意

福不盈皆

隱居詩話曰詩惡蹈襲古人意亦有襲而愈工魏人章奏  
曰福不盈皆禍將溢世韓退之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  
兩儀僕謂福不盈皆禍溢於世乃班固王命論見西漢叙  
傳表術議稱尊號嘗引以爲言此語非出於魏人之口鮑  
昭清頌曰物不盈皆美溢金石

古人名詩

石林詩話曰荆公詩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以古人性

名藏句中或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余讀權德輿集見其  
一篇知德輿有此體僕謂此體其源流亦出於六朝至唐  
而著不但德輿也如皮日休陸龜蒙等皆有此作

一句中對偶

容齋續筆曰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  
對蓋起於楚詞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擢蘭柺斲水積雪  
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僕謂此體亦出  
於三百篇之詩不但楚詞也如玄衮赤鳥鈎膺鏤錫朱英  
綠縢二矛重弓之類是焉

作文受謝

續筆曰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尤長



碑碣天下多齎金帛求其文僕謂此亦未之考耳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乞米受金爲人作傳不足道也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孫登相如賦曰長門得賜金

### 周孔醒醉

後漢周澤爲太常清修時人爲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覲明曉政事判決無壅衆爲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辯事二事正相反人性不同如此僕嘗効

程子山作酒榜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觴容我生之長醉

### 銀甕酒庫

都下有銀甕酒庫或問何謂僕考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甕呈祥蓋取此意真州郡齋舊有酒名謂之花露人亦莫曉僕讀姚合詩味輕花上露色似洞中泉得非取乎又太妃宿酒初消吸花露以潤肺見開元遺事



野客叢書

漢人釋經

易曰鳥焚其巢人先笑後號此喪牛于易也漢成帝末  
劉向合眾之言諫皇后引此且釋之曰王者處民上如鳥  
之焚巢不顧百姓百姓時而去之者鳥之自焚也雖先  
快意悅笑其後必號哭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  
毛也故稱凶與今王陽等所注不同易之說固非一端然  
其若老牛亡其毛與喪牛于易之意似不相干  
注此則解在今本傳今本傳無此語



說文解字

漢人釋經

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漢成帝采  
劉向谷永之言報皇后引此且釋之曰王者處民上如鳥  
之處巢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  
快意悅笑其後必號咷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  
毛也故稱凶與今王弼等所注不同易之說固非一端然  
謂百姓喪其君老牛亡其毛與喪牛于易之意似不相干  
涉師古注此謂解在谷永傳今谷傳無此語



何武言誤



前漢淮南王曰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  
洪木之如發蒙耳汲黯傳又言淮南王謀反憚黯守節死  
義至說公孫洪等如發蒙耳李尋傳曰淮南作謀之時其  
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道也則知淮南不  
敢肆其姦謀者政畏汲黯之故豈衛青哉而何武封事則  
曰虞有宮之竒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此說失之  
王嘉曰昔楚有子玉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  
南之謀李尋亦曰淮南作謀其所難者獨有汲黯此說爲  
得

漢臣僕衣皂白

漢官吏著皂其給使賤役著白按谷永曰擢之皂衣之吏

張敞曰敞備皂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四時服至朝皆著  
皂衣兩龔傳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注白衣給使官府趨  
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之屬晉陶淵明謂白衣送酒  
是也又觀戰國策左師公謂臣有賤息願令補黑衣之數  
以衛王宮知官吏著皂舊矣

大人尊稱

東軒筆錄謂范滂白母大人云云大人之名蓋父母通稱  
不獨父也僕謂大人云者極尊稱耳不特父母也如疏受  
曰從大人議是稱叔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是稱顯達  
者也今稱王公大人執事大人是皆施於尊敬者豈獨父  
母耶



萬機

尚書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而前漢王嘉奏一日萬機乃以幾微字爲樞機字李正文謂自嘉謬從木旁始誤後學僕謂古文尚書至唐始易以今字文西漢字文率多借用如言共行天罰爲龔行懋遷有無爲懋遷方命圯族爲放命此類甚多後人不悟漢人借用字之意遂直謂然非當時用字之先也觀魏相傳宣帝始親萬機蕭望之傳明主躬萬機漢書皆用此機字豈獨王嘉也漢碑書萬機處不一

魏表非誤

退朝錄曰宗道謂世傳魏鍾繇表去癘憤怨之衆癘非可通勉厲之意疑誤僕謂此正借

用非誤也漢碑書厲爲癘之處甚多宗道未之見耳如衝方碑曰砥仁癘義帝堯碑曰癘我以仁是也

漢人用事

漢人簡質用事率無拘礙僕因觀漢碑著大略于此武都太守碑曰赫赫明后克長克君衝方碑亦曰剖符守藩克長克君濟陰太守碑曰呂君宰政禹拱無爲如治而允堂邑令碑曰禹拱不言而民師仗稟長碑曰無爲而治蕩蕩有功非陶唐孰能乎鄭產蜜豹殆不反矣成陽令碑曰吏民慕戀輪不得行君臣流涕道路琅玕鄭固碑曰爲郡功曹忠以衛上犯顏蹇諤造膝詭辭張素碑曰入爲主簿蹇



嘗匪躬魏元丕碑云其仕州縣躬素忠嘗犯而勿欺至以  
一令比陶唐蕩蕩之功他可知也賈誼賦曰農夫禹拱無  
事此語尚矣

儼婦人不以其倫

漢人儼人不以其倫不特男子於婦人亦然僕觀霍光妻  
霍顯比邠太伯母邠夫人張輔傳謂群臣阿竇至此鄧夫  
人於文母郭輔碑曰篤生七子鍾天之祉堂堂四俊碩大  
婉敏娥娥三妃行追太妣李翊夫人碑曰夫人德配古之  
聖母劉夫人碑曰德配古列任妣王粲思親詩穆穆顯妣  
志侔姜妣動以古聖母爲比豈其類乎

東漢注

唐太子賢引事注東漢極有不可曉者如匈奴傳諭曰竇  
憲並恩兩護以私已福弃笈天公注謂天公天子也前書  
云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秃翁卽天公也夫秃翁何與乎  
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解

揚牧二子

范史載揚牧富波相孫竒云云而不及其子僕考漢碑得  
其二子焉一日統金城太守二日少子繁陽令者統在金  
城威德並行功效顯著而繁陽令以叔父憂去官吏民攀  
轅卧轍不得去旣去歷年上書乞留至二千餘人輸穀萬  
斛助官賑貧乞還揚君可見其政得民之深雖使召杜又安  
有此二子事跡見於碑刻者炳然而史民不一著其名可



恨也因表出以輔史文之佚云

漢人作字

華山廟碑以中宗爲仲宗郭究碑以仲尼爲仲泥民皆非之謂帝者廟號而假借以他字不恭孰甚焉以夫子爲仲泥則狎侮之罪大於子雲之準易僕謂不然漢人作字不一有省筆者有增筆者省筆如寫爵作𠂔寫鶴作雀之類是也增筆如寫春作𠂔寫秋作𠂔之類是也又有假借字體如以仲爲中以泥爲左之類是也此皆當時之習所尚自後世觀之則恠也且莫尊於天地而漢人書天地字爲𠂔墜昊蒼爲浩倉豈如此書便不敬天地耶後世以省文作字爲簡薄而令碑廼以增筆作字爲不處亦過矣

張說誤引宋璟世裔

張說撰宋璟遺愛頌有曰尚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宋均與宋欽道也僕考之欽道固璟之派而均乃姓宗非宋也按宋均宗均碑與傳所著甚明可證也此史文差誤耳又如後漢循吏傳不其令之童恢今人皆以爲姓童考碑乃姓黃耳非童也有士大夫爲童氏作墓誌遠引恢爲言此謬正與宗均同史傳人名率多差誤所可推考者恃其姓耳而姓或至於舛謬向使此二名小有不同遂指一人矣抑又考唐世系璟正前漢中尉昌之後昌自代邸迎立文帝甚有功說碑自宜引此



碑陰

今碑陰列人姓名著出錢下項蓋漢碑之體漢人碑刻率多門生故吏所出錢建立故悉著其人名韓勅碑陰條六十二人曲成侯王嵩二百此類甚多以曲成侯之尊出錢二百不為多矣表而出之可見漢世錢重如此又今州郡問有祥瑞之證用其物而刻之石者亦漢碑之體

唐書叙事踈鹵

唐書叙事踈鹵甚多如李絳救鄭網一段唐書載絳曰網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大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為醜辭考李絳論事集則曰身居宰參洩陛下蜜謀於姦臣雖行同犬彘性如梟獍亦不至此况網頗識

名節莫是同列不便造為此謀且吉甫與絳同事不應對君直言吉甫內忌之醜亦須婉為之辭觀集然後知史文之失又如論採擇良家子事傳曰絳上疏云云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命訪問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其述憲宗改過不吝如是而已而論事禁則曰明日延英對見上舉手謂絳曰昨日見卿狀所論事非盡忠何以及此朕深居宮中難知外事已後脫有處分不合事宜須依此論諫不得遂成朕錯朕或未從直須兩度三度狠論以至五六以開悟為限觀此又有以見憲宗有導人使諫之誠心而史沒而不載可恨也已按論事集係當時蔣階作序知集中之語所載為甚的



陳驚坐

前漢書陳遵傳云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目其人爲陳驚坐王僧處名畫錄說陳驚坐異是曰陳遵杜陵人善篆書每坐一坐皆驚時人謂陳驚坐

晉有二阿大

世稱王徽之爲王大詞有王大訪戴之語此雖戲謔僕閑考之義之有七子徽之乃第三子也不應第大一玄之二疑之三徽之六操之也獻之皆見本傳四肅之傳不載見王氏譜僕又考之晉有兩王大或稱之曰阿大一小名一第行如謂王大固自濯濯阿大羅羅清疎王大勸恭飲恭不

飲此指王忱耳忱小字佛大故云如謂一門叔父有阿大中卽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僧彌王大選舉草此指王悅耳悅道子長子道長子道嘗曰勿使大卽知故知其爲第行也悅坦之幼子乃太原之裔譜牒亦自不同人見忱悅二字相似又且同時俱稱王大阿大往往疑似而莫之辨故因著明之

王胡之字

世說云謝太傳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大厲注阿齡王胡之小字僕謂胡之本字修齡呼阿齡者卽其字耳非小字也猶桓公呼殷源爲阿源王處仲呼王平子爲阿平之類也阿之一字顧所施用有綴以姓者有綴以名者有綴



以小字者有綴以第行者綴以姓如阿阮綴以名如阿戎綴以字如阿平綴以第行如阿大詎可因其稱阿遂以爲小字乎注又謂王愷娶栢温第二女不知乃其第愉非愷也

### 薛戎事

唐書薛戎傳云柳冕爲福建使辟戎爲佐冕病免復爲藩府交奏稍遷河南令累遷浙東觀察使載戎履歷僅此而已以元稹碑考之轉侍御史給事中拜刑部員外郎改河南令遷衢州刺史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濬狄塘百餘里改刺常州不累月刺越州仍以御史中丞觀察浙東而卒其更迭內外如許之多凡典四州並不一見傳文踈畧

如此之甚不獨一薛戎傳如此他傳往往而然大抵碑之述事不無浮誇然載履歷則甚詳且確也故僕於碑率以此補史文之闕又考越州題名云戎以元和十二年正月自常州刺史授浙東觀察長慶元年九月隨表入覲而碑與傳皆言薨於越州此爲不同

### 姚泓徐敬葉

逸史載唐南嶽僧有人綠毛覆體來僧前云是晉姚泓當時我國爲劉裕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兒類我者斬之以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未歷代事如指諸掌有史氏闕而不書者又言淮南王安其實升仙而遷固狀以叛逆伏誅此說不經難以爲信往往見於雜說史傳無聞好事者



附會亦未可知又如徐敬業事唐書則曰敬業亡命不知所之而紀聞所載甚詳謂敬業擒所養似已者斬之而敬業逃入山爲僧天寶初有老僧年九十餘名住括者正敬業也而本事討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敬業爲衡山僧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周歲卒雜說所載有可以裨史傳之缺者而荒誕者在所不取龍城錄亦載其事

### 孔門十哲

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子之中止此十分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四科之人日爲十哲而學官之中塑坐於夫子殿上其餘弟子則繪立

於兩廡之下雖魯參之賢亦不預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數也至於州縣每歲春秋釋奠亦以此爲升降之等失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自唐已然承襲至今而莫之革也僕又推而上之觀東漢末徐幹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魯參之孝原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好也則知此說自漢已然不止於唐也

### 興雨祈祈

顏之推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祈祈甘雨之句以謂詩之有滄淒興雲祈祈當是興雨俗寫誤耳趙明誠又據漢無極山碑興雲祁祁之語以謂毛詩本作雲字後來皆作雨字因顏而改耳洪氏又引左堆傳興雨祁祁以證此語非起



於顏氏僕謂古人引經書語取其大意不泥其字文雲雨皆一意安用區別且興雨祁祁在堆之先已自有引之者矣觀蓋鐵論亦有是語豈止堆耶然前漢食貨志乃作興雲祁祁要之曰雨曰雲二說初無定論且班固一人其說亦自不同况各人乎是不可泥其一也孔穎達正義定本作興兩或作與雲誤也

子美搜拂詩

漁隱云杜子美搜拂子詩云不堪伐白羽有足除蒼蠅山谷謂事見新唐書適從何處來者也僕按此元稹事在子美後山谷引之誤矣僕謂翁驅蒼蠅宋史嘗有是說然杜詩此聯初非用故事蓋搜拂者唐人用以驅蠅杜詩之意

謂此雖不足代以白羽然亦可以驅蒼蠅非謂代白羽以除蒼蠅也杜詩二意而山谷以一意認之故有此誤常應物亦有搜攔蠅拂歌曰搜攔為拂登君席青蠅撩亂飛四壁舉此可驗杜詩之意

李白事說者不一

李白事所說不一魏顯作文集序曰上皇豫遊召白白特為貴朋遊飲孔至畢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說許中書舍人以張洎讒逐遊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祿位樂史作別集序則又曰上與太真在沉香亭賣芍藥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詞白宿醒未解授筆賦之會高力士挾脫靴之恨讚白於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輒為妃



阻劉全白作碣記又曰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  
蕃書并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同列  
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迹天下范傳正新墓碑曰天寶初  
召見於金鑾殿論當世務草荅番書玄宗嘉之遂直翰林  
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  
旣洽召公作序時公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  
優寵如是旣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  
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樹恐掇後患悟而逐之其說紛  
紜不同如此惟樂史所說頗與傳文合傳曰白供奉翰林猶  
與飲徒醉于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  
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凝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帝

愛其才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耻之擿其詩以  
激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  
歸山帝賜金放還所載亦如此僕謂李白不容於朝固高  
力士之譖然其爲人踈曠不密觀傳正所謂乘醉出入省  
中不能不言温室樹又觀李陽水草堂集序謂出入翰林  
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就謗疑  
其於醉中魯洩漏禁中事機或者云云明皇因是踈之

### 五更轉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有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連連城遙  
聞射鵰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開弓  
並月聊持劔比霜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春強聽落梅花



誤憶柳園人人似此五轉今教坊以五更演爲五曲爲街  
市唱乃知有自半夜角詞吹落梅花此意亦久

詩讖

王直方詩話舉東坡少游後山數詩以爲詩讖漁隱以爲  
不然謂人之得失生喪自有定數焉有所謂詩讖云者其  
不達理如此僕謂此說亦失之偏詩讖之說不可謂無之  
但不可謂詩詩皆有讖也其應也往往出於一時之作事  
之與言適然相會豈可以爲常哉漁隱舉東坡詩之不應  
者爲證可笑其愚大抵吉凶禍福之來必有先兆固有託  
於夢寐影響之間而詩者吾之心聲也事物變態皆能寫  
就而况昧昧休咎之徵安知其不形見於此哉但泥於詩



讖則不可

詩句相近

唐人詩句不一固有採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如李白詩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為人武元衡詩曰河陽縣裏玉人閑姚合詩文字當酒盃賈島詩燈下南華卷祛愁當酒盃許渾詩百年便作千年計李後主詩人生不滿百剛作千年畫柳子厚詩欸乃一聲山水綠張文昌詩離琴一聲罷山水有餘輝姚合詩買石得花饒王建詩買石得雲饒王維詩珥筆趨丹陛儲光義詩珥筆趨文陛杜牧之詩乞酒緩愁腸武元衡詩

歌酒換離愁劉瑗詩侍見能勸酒貴客解彈琴王

無功詩老妻能勸酒少子解彈琴杜子美詩試吟青玉案莫弄紫羅囊劉夢得詩學堂青玉案綵服紫羅囊孟東野詩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許渾詩雨中耕白水雲外斲青山此類甚多

白蛾蔽日

漢紀白蛾蔽日師古注蛾蠶蛾音五何反僕謂蛾古蟻字經史間多讀蛾爲蟻如禮記蛾子時時術之是也蕭何傳發縱指示注縱子用反發縱謂解縱而放之僕謂縱卽蹤字漢碑率以縱爲蹤如郭魯二碑曰有山甫之蹤此縱豹產是也李德裕亦曰鄴侯指縱對諸葛心化以內展指縱對外施武力益可驗矣



賤子具陳

杜子美上常左丞詩曰大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音少  
年日早充觀國賓云云此詩正用鮑昭東武吟意昭曰主  
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日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而  
恩云云前此應休璉詩嘗與杜同時如王維亦曰賤子跪自陳 為帳下不古詩嘗  
曰四坐且莫誼願聽歌一言

杜詩合古意

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杜詩往昔十四五出遊  
翰墨場鮑昭詩昔如講上鷹今如檻中猿杜詩昔如水中  
鱗今如罾中兔庾信詩細苴纏鍾格員花釘鼓床杜詩曰  
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鮑昭詩北風驅鴈天雨霜杜詩

日驅馬天雨雪沈約詩山櫻花欲燃杜詩曰山青花欲燃  
杜詩合古人之意往往若此注所不聞又如子美鷹詩側  
目似愁胡王原叔但引隋魏彥深賦為言不知狀似愁胡  
乃晉孫楚鷹賦中語耳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人多引鮑  
昭且願得志數相就以證相就二字有所自不知相就飲  
三字見庾信詩野人相就飲至如杜詩巡簷但索梅花笑  
梅花笑三字見隋煬帝詩市橋官柳細官柳二字見晉陶  
侃傳前輩謂老杜詩無兩字無來歷山谷亦云老杜詩退  
之文無一字無來處信哉此言杜詩合古意蓋言少陵教  
詩乃效何人也大抵作者後言偶合豈必拘拘於效古哉  
司字作去聲



容齊隨筆云白樂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着緋  
軍司馬兒官職未蹉跎一爲軍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  
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  
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年作平聲讀如云讀如云在郡六  
百日入山十二回綠漲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是  
也以琵琶字作入聲讀如云四絃不似琵琶聲是也武元衡  
亦有句云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僕謂二詩  
司字非入聲乃去聲耳觀白詩無注廣韻入聲不收集韻  
去聲伺字韻收曰司主也僕觀西漢叙傳與夫文選司字  
作伺字協疑此詩亦以司爲伺如琵琶字相字洪謂作入聲  
此說是已白詩多把鄙俗語又如枇杷之批蒲萄之蒲亦  
協入聲如請召之請協平聲諒闇之闇協去聲似此之類  
甚多其詩句有曰况對東溪野枇杷燭淚粘盤纒蒲萄燕  
姬酌蒲萄是協入聲者也又曰當時綺季不請錢商宗謂  
闇中是協平聲去聲者也僕又考之不特白詩爲然唐人  
之詩多有如是者如張祐曰生摘枇杷酸曰宮樓一曲琵  
琶聲挑合曰每月請錢共客分張文昌曰錦江樓下三江  
流是皆隨其律而用之

白用杜句

杜詩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白詩清節先生  
尊長空廣文先生飯不足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  
白詩眼前無俗物身外卽僧居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



生七十古來稀白詩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古來稀  
征有二義

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爲名者  
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傳毅北  
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謂也如袁宏班昭東征  
賦潘安仁西征賦張纘南征賦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  
之征非征伐之征也今人或不契勘揔以爲一義失矣此論

甚確可  
釋人疑

### 古樂府名

唐子西曰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人用樂府爲題者嘗  
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白筆

或失之僕謂後人之作失古詞之意甚多不止此也如漢  
鏡歌十八曲中有朱鷺又如張巫山高等詞後之作者往  
往失其本意朱鷺者據樂志速鼓殷所作棲鷺於其上取  
其聲揚或曰鷺鼓精也或曰詩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  
古之君子悲周之衰頌聲息飾鼓以存鷺雖所說不一然  
鷺則鷺絲之鷺至宋何承天作朱鷺曲乃謂路車之路失  
其意矣又如巫山高詞解題曰古詞言江淮水深無梁可  
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至齊王融之徒巫山高詞乃雜以  
陽臺神女之事無復古意艾如張艾與刈同如訓而古詞  
之意謂刈而張羅至陳蘇子卿詞則曰張機蓬艾則是以  
艾爲蓬艾之艾矣此類不一



李杜詩意

杜子美詩子規夜啼山竹裂武元衡詩子規夜啼江樹白  
李賀詩雄鷄一聲天下白溫飛卿詩碧樹一聲天下曉按  
古詩鷄鳴歌汝南晨鷄登壇喚月沒星稀天下但子美詩  
孔立盜跖俱塵埃杜牧詩堯舜周孔皆爲灰按南北史和  
士開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士堯舜桀紂竟復何異

靈運得句

石林詩話云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園林變鳴禽此語之  
工正在於無心倅然與景相遇滿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  
常情之所能到僕謂靈運製登池樓詩而於西堂致思竟  
日不就忽夢惠連得此句遠足其詩是非登樓時倉卒對

景而就者謂倅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殆恐未然蓋古人  
之詩非如今人牽強揆合要得之自然如思不到則不肯  
成章故此語因夢得之自然所以爲貴

顏延年五君詠

潘子真詩話曰顏延年阮始平詩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  
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爲吏部卽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  
之則右遷始平太守僕謂延年賦此蓋有謂也徐羨之不  
悅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  
爲始安郡今卿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爲劉湛出爲  
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年疎曠劉湛  
出爲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阮



步兵詩則延年正以領步兵好酒見黜於時與阮同也其詠五君意皆有在

長江亭語

西清詩話曰許昌西湖長江亭就宋元憲留題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曠古未有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圍徐仲雅詩鑿開青帝春風圍移下姮娥夜月樓謂又不止此觀唐沈彬望廬山詩壓低吳楚殺溼水約破雲霞獨倚天前此蓋有是意皮日休潺湲洞詩亦曰敲碎一輪月鎔銷半段天

著鞭聒耳

前輩馬詩用著鞭二字多引劉琨傳祖生先著吾鞭事如

山谷詩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而任淵所注是也僕謂此大綱言著鞭耳非為馬設前此二字蓋嘗有為馬而言者按三國志蜀何祗謂揚洪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世人有於所見推究不廣類如此又如前輩蛙詩用聒耳鳴事人多引梁武陵王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或者又引齊孔珪事以為在梁之前僕謂皆未也按周禮蝻氏掌去鼃鼃注為聒人耳其事祖此談藪以孔珪事為陸稚圭續釋常談引此以證聒人耳之所自非也

李習之為鄭州

貢父詩話曰唐文人李習之不能詩鄭州掘石刻有鄭州



刺史李翱詩云云此別一李翱非習之唐書習之傳不記  
爲鄭州王深甫謂習之集乃收此詩爲不可曉漁隱亦謂  
習之未嘗爲鄭州刺史僕謂諸公不深考耳爲鄭州者卽  
習之也習之爲鄭州事史畧而不載其履歷之詳具見僧  
錄中日翺正元十四年登第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轉國  
子博士史館修撰權職方員外郎授考功員外郎兼史職  
出爲朗州刺史大和初入爲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  
拜中書舍人以謬舉相者左遷少府少監我出爲鄭州刺  
史五年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防禦使七年授潭  
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爲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  
郎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

其詳如此傳但云始調校書郎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  
修撰再遷考功員外郎除朗州刺史召爲禮部郎中出爲  
廬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坐拍耆事  
左遷少府少監後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  
卒以傳視僧錄疎略甚多其間亦有不同處習之爲鄭州  
日正在爲桂州前而史不載貢父遂以爲別一人因知傳  
文之誤人多矣

此陛下家事

唐高宗欲廢皇后立武昭儀當時大臣褚遂良長孫無忌  
之屬皆以死爭帝問李勣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  
外人帝意遂決其後明皇因武惠妃之讚欲廢太子瑛等



當時如張九齡之屬固爭以爲不可獨李林甫謂此陛下家事一語而決遂基唐室之禍人謂林甫此語絕似李勣是皆以陛下家事爲辭不肯力爭遂成禍基僕因考之李勣此語又有所自觀後周宇文護欲廢閔帝以問群臣有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遂廢閔立明帝李勣之言非出於此乎又推而上之魏文帝遣使賜甄后璽書以問周宣周宣答曰此自陛下家事後周之語又出於曹魏

### 化鶴二事

化鶴二事相類續搜神記云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一白鶴飛集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啼城郭皆

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又神仙傳云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爲洞仙傳謂仙公卽蘇耽也是以魯直次韻觀翰林公出遨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正均用蘇家故事也

### 顛倒用事

李湜撰東林寺舍利塔碑曰龐統以才高位下遂滯題輿陳蕃以德峻名沉初膺展驥按展驥是龐統事題輿是陳蕃而倒用如此得非誤乎其碑蓋開元十八年建也



唐之文章至韓退之而大備無可疵者後之學者於是取則其體固不一也一篇之中有始並言兩事而終已以一事結者有以一意起而終以兩意者如爲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匠石過之而不眇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宇下非一日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也是以本馬兩事並起也然終之曰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相善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相類故終始言之耳是棄木而說馬也又始送孟東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又言其在唐虞禹善鳴者而假之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周衰孔子之徒鳴之屈原鳴楚李斯鳴秦又曰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是則鳴者蓋有出於自然者矣豈可謂專不得其平耶是又以一意起而兩意終者如此

拗句格

禁鬻云魯直有換字對句法如只今滿坐且尊酒後夜此堂空月明日田中雖問不納履坐下適來何處蠅前此未有人作此體自魯直變之茗溪漁隱曰此體出老杜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綴桃花舒小紅者退也今俗語謂之拗句格僕爲此體非出於老杜與杜同如王摩詰亦多是句如雲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曰勸君更盡一



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疑亦久矣張說詩曰山接夏空險  
臺留春日遲此亦拗句格也

### 避高祖諱

或者讀晉潘左舉孔子言一言而喪國者漢避高祖諱至  
此猶存僕謂承襲如此非避諱且左傳引周書之文曰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引周詩曰克長克君王此大國  
當是之時高祖之諱未行也而易邦以國者是出於偶然  
非有深意然固有避諱處如漢書引堯親九族以和萬國  
曰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王嘉曰無教逸欲有國  
祭邕石經凡邦字易國字如此之處可以言避諱矣何則  
彼皆漢人也非漢人則不可謂避諱矣

### 以鳥對僧

賈島詩曰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或者謂句則佳也以  
鳥對僧無乃甚乎僕觀島詩又曰聲齊鷓鴣鳥語盡卷老僧  
真曰寄宿山中鳥相尋海畔僧薛能詩曰槎松配石山僧  
坐藥杏含春欲鳥啼杜荀鶴詩曰沙鳥多翹足巖僧半露  
肩姚合詩曰露寒僧梵出林靜鳥巢枝曰幽藥禪僧護高  
窓宿鳥窺日夜鍾催鳥絕積雪阻僧期陸龜蒙詩曰煙徑  
水涯多好鳥竹床蒲椅但高僧司空曙詩曰講席舊逢山  
鳥至梵經初向竺僧求唐人以鳥對僧多如此豈特鳥然  
僕又考之不但對鳥也又有對以虫對以禽對以猿對以  
鶴對以鹿對以犬者得非嘲戲之乎又有時聞啄木鳥疑



是叩門僧出東坡佛印語錄



野客叢書



規放古詩意

石林詩話云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古今以為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謝玄  
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僕觀古樂府曰黃  
雲暮四合高鳥各分飛寄語遠遊子月明何未歸此正江  
淹之意淹兩句此肆句以碧雲為黃雲耳僕嘗謂晉宋間  
人詩雖規模不同然大意不外乎先王三百篇之中要非  
自有新意如江淹等詩即毛詩君子于役之意也君子于  
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鷄棲于兩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





于役如之何勿思非出於此意乎又如張孟陽四愁詩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佳人遺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即毛詩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之意也

魯直茶蘼詩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酴醾詩曰露濕何郎傳湯餅日烘荀令炷鑪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出類也僕謂山谷此聯蓋出於李商隱之意而翻尤工耳商隱詩曰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薰鑪更換香以此聯較之真不侔矣

杏花雨

前輩謂深院無人杏花雨之句極佳此非四雨之數當作去聲呼僕觀此句正祖南唐潘佑之意佑有詩曰誰家舊宅春無主深院簾垂杏花雨佑兩句意此作一句言耳然佑句作上聲非去聲也其下曰香飛綠瑣人未歸巢燕承塵燕無語豈語字亦當作去聲耶唐花間集亦曰紅窓寂寂無人語暗淡梨花雨

貽厥友于等語

洪駒父云世謂兄弟為友于謂子孫為貽厥歆後語也于美詩曰山鳥幽花皆友于退之詩曰誰謂貽厥無基址雖韓杜未能免俗吳曾漫錄乃引南史劉湛等友于之語以



證子美所用為有自僕謂漫錄所引未也僕考諸必有祖  
雖穢雜之語不可無所自也

### 少游斜陽暮

詩眼載前輩有病少游杜鵑聲裏斜陽暮之句謂斜陽暮  
似覺意重僕謂不然此句讀之於理無碍謝莊詩曰夕天  
際晚氣輕霞澄暮陰一聯中三見晚意尤為重疊梁元帝  
詩斜景落高春既言斜景復言高春豈不為贅古人為詩  
正不如是之泥觀當時米元章所書此詞乃是杜鵑聲裏  
斜陽晚非暮字也得非避廟諱而改為暮乎

### 珊瑚春黃糜

隱居詩話曰杜牧之詩有趁韻而撰造非事實者如珊瑚  
破高聲作婢春黃糜是也李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  
春無糜字僕謂既言衣青衣而春添一字何害但糜自是  
粥作米梁字用恐有所未安耳春黃糜之語牧蓋祖後漢  
志慙慙春黃梁之意不知糜豈可以言梁耶

### 胡廣子孫

後漢胡廣傳與碑並不言其後僕觀蔡邕集有陳留守胡  
公碑云君諱碩字季睿太傅樂卿侯少子也又觀幼童胡  
根碑云故陳留太守胡君子也曰根字仲原於是知碩為  
廣之子根為碩之子皆先廣而殂碑謂碩孝於二親雖曾  
閔顏萊無以尚正佳子弟根才七歲而其家生相與立碑  
此正與逢童相似得非為乃祖之故乎



殍飴二字

沈存中筆談曰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樂天題坐隅詩俱化為餓殍作夫字押杜牧之杜秋娘詩厭飫不能飴飴乃錫非飲食也僕觀晉史王薈以私粟作粥飴饑者郝鑿甚窮鄉人共飴之飴字豈不作飲食用然考晉音乃音嗣非貽字也僕謂牧之用作貽字必別有所據又觀後漢許揚傳舉謠歌曰飴我大豆享于魁飴字無音乃知牧之用字有所祖也餓殍之殍作夫字用按唐韻敷字韻收撫俱切又平表切皆言餓死也是則殍字有二音樂天所押蓋從唐韻之平聲者二字皆有所據存中自不深考安可以不讀書滅裂非之揚雄箴曰野有餓殍

北固甘羅

杜牧之登北固山詩曰謝朓詩中佳麗地或者謂朓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金陵乃今建康非潤州也僕謂當時京口亦金陵之地不特牧之為然唐人江寧詩往往多言京口事可驗也又如張氏行後記言甘露寺在金陵山上趙璘因話錄言李勉至金陵屢讚招隱寺標致蓋時人稱京口亦曰金陵牧之又有詩曰甘羅昔作秦丞相或者又謂史記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為上卿未嘗為秦相也僕考北史彭城王浹傳曰昔甘羅為秦相未聞能書儀禮疏曰甘羅十二相秦未必要至五十則知此謬已久牧之蓋循襲用之耳



人物名字不同

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滋味一日而七十毒世紀曰伏羲嘗和百藥淮南子曰炎帝主於火死而為竈事始曰竈黃帝所置古史考亦曰黃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就矣漢臨江王傳注謂黃帝子纍好遠遊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漢馬氏傳注則曰共工氏子脩好遠遊故祀以為祖神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聖賢冢墓記亦曰馮夷者弘農華陰隄首人服八石得為水仙為河伯婦一說又謂河伯乘兩龍一四水夷二曰馮夷史記相如傳注則又曰馮夷河伯字也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二神一曰神荼二曰鬱橐風俗通亦曰黃帝時有神荼鬱

橐神荼副焉括地圖則曰度朔山尖桃樹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橐高誘注戰國策則又曰一曰余與一曰鬱雷其紛紜如此殆不可曉書籍間人物名字不同似此之類甚多

參軍簿尉

杜詩脫身簿尉中始免插楚辭鮑注曰非謂簿尉受杖杖有罪者爾退之謂栖栖法曹掾敲榜發姦偷此豈受杖者耶僕謂不然子美之意正謂屬吏受官長之杖非謂杖有罪者官屬受杖其來久矣且前漢王嘉為宰相樸史自東漢以來多有此語曰居貽厥之始曰友于之情愈厚西漢未之聞也知文氣自東漢以來寢衰不特是也如言色斯赫斯則哲之類甚多此語至入於詩中用可見後世文氣



日不逮古如此近時四六多以爰立對具瞻作宰相事用所謂爰立者訓於是乎立耳不知所立者何事而曰即膺爰立之除式副其瞻之望除即立簷即望頭上安頭甚可笑也僕又考之曹氏命司馬氏文曰違兆庶具簷之望栢豁疏曰願陛下追收謬眷則具簷章望魏晉人已有此謬

河間傳意

客或譏原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後讐取仇猶不夫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約較之時意乃慕朱伯姬 陳孝婦不幸一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僕謂此柳子厚河間

傳之意也史記呂不韋傳述太后云云河間又用其語古人作文要躬受笞其他可知司馬遷謂陵夷至於捶楚之間觀此則知古人當官有過亦必受杖此猶有說謂臣下有過受人居之杖耳非上官之杖也僕觀後漢戴宏為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云云王國志黃蓋為守長署兩掾教曰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此正明驗古人吏屬受杖之說也自晉至唐此類尤多注詩者自不深考耳姑據數端世說載太守劉淮杖主簿向雄後同在政府不交言武帝勅載復修君臣之好北史庾狄連鄭為州刺史開府參軍皆加捶撻魏收為中外府主簿頻被笞楚唐書邕州經略使陳曇怒判官劉綏杖之二十五



而卒浙西觀察使韓臯封杖決安吉令孫解臂杖十下而死劉晏考所部官六品以上杖訖而奏杜牧之謂尹坐堂上階下拜兩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其詩又曰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劬勸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韓退之詩曰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舉此以驗杜詩之意可見矣豈謂杖有罪者耶古之官屬動必加杖加杖猶可或致之死如張敞棄絮豚市之類是也上官之權甚重而屬之益卑凜然度日不啻君臣之相臨唐猶度幾漢時為甚自入國朝官守上下之分雖嚴然此例削矣上自宰相下至監當均謂比有事主非惟無箠笞之辱且省廷拜之禮正所以示一統尊王之意云

### 郎官令史

漢明帝謂郎官一應列宿不可輕畀乃以杖撞郎藥崧自褻慢如此僕嘗考之當時郎吏雖謂清選其實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漢士往往恥為此職至於用杖其輕可知此風至齊猶在齊明帝時尚書郎坐杖罰者皆科行蕭琛謂郎有杖自後漢始至魏晉以來其職稍重令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遵昔科罰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人不慙可特輸贖帝納之僕又觀世說宣溫在荊州恥用刑罰令史受杖從朱衣上過或者以上稍雲根下拂地足之語譏之夫服朱衣而使之受杖亦可謂甚矣此正明驗郎官令史之秩卑如



詩中重押韻

蔡氏曰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舡眠天前字並再押前字凡三押前古未見其体嘗質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名各異雖重押何害亦周詩分章之意也聞見錄亦引此詩及李太白韓退之詩為疑松江詩話引杜子美一詩押兩萍字東坡一詩押兩耳字謂字同而意異不妨重疊又謂子美八仙歌押兩舡字在歌行則可他不可為法僕謂諸公各肆臆說於古人之詩是未深考詩中重押字自古有之豈但李杜韓蘇四公而已始引數章于此蘇子卿詩曰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又曰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又詩曰歡娛在今多嫵婉及良時又曰努力受春花莫

忘歡樂時沈休文詩曰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又曰所願從子游寸心於此足阮嗣宗詩曰如何當路子罄折忘所歸又曰惜無懷鄉志辛苦誰為歸張景陽一詩押兩生字任彦升一詩兩押生字三押情字古詩重疊押韻如此之多豈可謂古未見此體亦不可謂古人分章之意與夫惟歌行之體有此以是知李杜詩皆有所祖沈雲卿一詩凡四疊韻

餘糧棲畝

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于寶宋劉裕皆有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出餘糧棲畝省題詩而不及左思是失所先後矣僕又考此語非始於思左思



之前蓋嘗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于畎  
畝知右思此語又祖邕也

魯直玉花駝詩

烏戍張仲思家多前人墨蹟有魯直親染李伯時畫欲驪  
玉花駝後一詩其間云此篇晁無咎蔡天啓諸人皆和多  
有好句昨見允蹈齊官書工有士人寫繁城隸筆法秀整  
試為問姓名當求此詩本著馬後魯直此紙筆力勁甚非  
尋常石刻者比其詩三句一換三疊而止禁鬻謂之促句  
換韻僕又觀當時名公如鮑夷白亦多此作漁隱第言魯  
直有此一篇而不知其他或者又謂唐人亦有此體以僕  
考之非止唐人其苗裔蓋出於三百篇之中如素冠之詩

是也

杜撰

包彈對杜撰為甚的包極為臺官嚴毅不怒朝列有過必  
須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沒包彈杜默為詩多不合律  
故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世言杜撰包彈本此然僕又觀  
俗有杜田杜園之說杜之云者猶言假耳如言自釀薄酒  
則曰杜酒子美詩有杜酒偏勞勸之句子美之意蓋指杜  
康意與事適相符合有如此者此正與杜撰之說同湘山  
野錄載盛文肅公撰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急問曰誰  
撰盛卒曰度撰滿堂大笑文肅在杜默之前又知杜撰之  
說其來久矣



謝元暉詩

謝元暉詩曰淮陽肱股守高卧猶在茲李周翰注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言病上曰淮陽吾股肱郡卿為我卧理之按漢書文帝謂李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而武帝謂汲黯則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初無淮陽吾股肱地之說翰蓋誤引李布事言之耳又按汲黯傳言淮陽卧治初無高卧之說異時劉禹錫詩亦有肯放淮陽高卧人蓋祖元暉詩也

詞句祖古人意

後山詩話載王晉甫子旻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於江南李主問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意僕謂

李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而用之耳又少游詞有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語伊川先生聞之以為媒瀆上天是則然矣不知此語蓋祖李賀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爾類而推之如晏叔原今宵剝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蓋出於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戴叔倫還作江南夢翻疑夢裏逢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之意謝無逸詞我共扁舟江上兩萍葉出於樂天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之意魯直詩趁此花開須一醉明朝化作塵飛出於潘佑勸君此醉直須懽明朝



又是花狼籍之意此類極多

鷹鵠史傳不聞

一雜說謂鷹鵠之鵠史傳不載其名起於近世僕讀唐張子壽集鷹鵠圖替序正有是論曰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鵠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為所呼吸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僕謂子壽亦未深書張衡東都賦鵠雕春鳴北史文宣謂曰爾繫賊如鵠入鴉群左傳鵠鳩氏司事也放棄賊揚雄方言爾雅說文侯有此字豈可謂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耶

方言序

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奏甘泉賦僕考方言雄答劉歆書曰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佖銘階闈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揚莊者為節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遂以此得外見乃知客者揚莊薦雄文者縣邸銘等以為似相如者帝驚之語非客所薦之詞又方言序云雄為郎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下孝廉雄問異語紀十五卷積二十七年漢成帝特劉子駿



與雉書從取方言僕以歆雉二書與傳考之取方言乃哀  
帝非帝驚也不然歆書何以稱帝驚謚何以言先君云云  
雉書何以及太玄經耶

一丁字

今文人多用不識一丁字祖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  
字出處僕考之乃箇字非丁字按讀世說書此箇字蓋箇  
與丁相似傳寫誤焉後又觀張翠微考異亦謂箇字乃知  
世說之言為信僕又觀蜀志南史皆有所識不過十字之  
語史通謂王平所識僅通十字恐是十字亦未可知十與  
丁字又相似其文益有據也此與淮南子言宋景熒或徒  
三舍之謬同史記謂三度

詩家用明光事

杜子美詩曰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洙注曰明光殿霍  
去病借以避暑修可注曰漢殿名元后傳成都侯借以避  
暑是已東坡詩曰何人先入明光宮又曰老死不入明光  
宮趙注皆曰武帝太初四年所起乃成都侯商所借以避  
暑者也僕嘗考之漢有兩明光宮一明光殿按三輔黃圖  
一明光宮屬北宮一明光宮屬甘泉宮屬北宮者正成都  
侯商避暑之所屬甘泉宮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所謂  
明光殿自在桂宮二者元不相干今觀諸家之注往往認  
為一處顛倒錯亂莫知其非甚而至有以避暑事為去病  
用事甚踈鹵極可笑僕又考漢紀太初四年起明光宮師



古注曰成都侯商避暑借光明宮蓋謂此師古之注已有此謬

車作居音

佩縞曰牛車之車尺遮反本無居音喪予之予戈汝反本無余音其變古如此常昭亦曰車字從漢始有居音僕觀經書中凡言予處皆音上聲知佩觸之說為當則是漢以前文字言車者盡合作尺遮反凡言予者盡合作戈汝反可也然觀戰國策馮驩歌曰彈鋏歸來乎食無魚出無車說苑載淳于髡穰田之詞曰蟹堞者宜禾滂邪者滿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觀此語似與居音相協又觀毛詩其馘維何包鼈鮮魚其贈何乘馬路車周易見豕負塗載鬼一

車先張之狐後脫之狐則知車作居音其來已古非始於漢也

字文增域

古之陰影字用景字如周禮以土圭測景之類是也自葛洪撰字苑始加夕為陰影字古之戰陣字用陳字如哀公問陳之類是也至王義之小學章獨阜旁作車為戰陣字而今漢魏間書或書影字陣字後人改之耳非當時之本文也春秋漢東之國隨為大其後揚堅建國見周齊不遑寧處故去走文只作隋今歐陽詢九成宮碑書作隨者推本當時之意爾古之疊字用三日合作疊新莽以三日太盛改從三田今東漢碑疊字仍舊有三日者古之對字芸



下從口據說文謂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然觀大夫始鼎銘則知對字從土者舊矣古之罪字自下從辛秦始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四從非古之刃害從刀南朝宋太子名劼而惡字文為召刀遂以刀為力漢人洛字書維蓋漢火行忌水故去水而用佳至魏以上行土水之母故去佳仍用水紙字或書作紙蓋古者以縑帛而書故從系後蔡倫判故布禱作紙故其字從巾

### 蘭茶二種

世言春蘭秋菊各有異芬不知秋蘭之香尤甚於春蘭也蘭有二種邵伯溫曰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者秋花花多離騷紉秋蘭以為佩又曰秋蘭芳青青綠葉芳紫莖今沅

澧間所生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郁也世謂古之茶即今之茶不知茶有數種非一端也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乃苦菜之茶如人苔苣之類周禮掌茶及詩有女如荼者乃茗茶之茶也正雀蒂之屬惟茶攢之茶乃今之茶也世但知蘭茶而莫辨故辨之

### 魯直漁父詞

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曰青蘋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况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故魯直取張顧二詞合為浣溪沙曰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眠波秋驚兒錯認月沉鈎青蘋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陽細雨轉舡頭東坡曰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其



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贊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然才  
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濶浪乎僕觀權德  
輿詩亦曰新婦磯頭雲半歛女兒灘畔月初明新婦磯對  
女兒浦唐人不止顧况

望雲懷鄉

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  
悵久之此正與北史元樹之意同元樹奔南每見嵩山雲  
未嘗不引領歔歔又梁瑄不歸弟兄每見東南白雲立望  
慘然久之杜子美詩曰每望東南雲用此意也

鸞棲枳棘

今有人作縣尉啓誤用鸞棲枳棘事或者笑之其人聞之  
慙無以自解曰簿尉一事耳僕謂尉用簿事固非是然古  
者亦有如是用者未可深非之彼以簿尉一事自解則失  
之矣苟如是何取乎用事僕觀劉長卿送任少府任淮南  
詩曰惜君滯南楚枳棘徒棲鳳是分明簿事為尉用也張  
說送廣武令岑義序曰河洛東門俯棲鸞於製邑又以棲  
鸞事為縣令事用也出於一時之率然未可知豈可以為  
證耶

批謬皮傳

今考校格式有文理紕繆不考注全無義理即為紕繆按  
此二字見禮記大傳五者一物紕繆考禮部韻紕篇夷切  
繒壞也僕又觀後漢盧植傳曰周禮諸經發起批繆泣批



粟不成諭義之乖僻也是亦一說今人言所得膚淺為皮膚按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胡傳會也故張衡集云後人皮傳無所容纂

杜詩言荔枝

杜詩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與玉壺雲壑布衣台背老勞生重寫翠眉須歐本作勞人害馬或者又引西漢害馬出處以證二字所自僕謂此二字初非為荔枝之收杜詩之意自有所據按漢和帝時南海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陰阻死者繼路唐羗上書曰交州獻荔枝生鱗致之驛馬晝夜傳送至有遭虎狼之害頓仆死亡不絕道路杜詩勞人害馬正述此耳其意因傷時事故引此故

實為非虛語也子美自傷以有用之才故弃丘壑終老不用菓物奪於愛姬之嗜欲及時致之雖勞人害馬有所不卹時政如此為可傷也杜詩之意如此題曰解悶信有以夫杜又有詩曰憶昔南州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猶悲奉此以驗勞人害馬之說為不誣矣或者乃曲為之說謂勞人重寫翠眉須作鬚眉之鬚鬢甚矣僕又考之貢荔枝自趙王佗始生致荔枝其弊非始和帝蓋起於武帝之時觀三輔黃圖謂漢武帝破南粵起扶荔宮荔枝自交趾連年移植千夜無一生者後遂不復蔣其實則歲貢焉卹傳者疲弊於道極為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始罷其貢



蕭華傳

唐書蕭華傳曰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太漸矯詔罷華為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為峽州司馬卒其言如此僕考劉長卿祭蕭華文曰龍潛少海公佐儲闈朝有巨姦動履危機十年調護不處嫌疑國移大盜公隱虜圍忍受拘逼哲酬恩私果翻賊黨來赴京師天地再開君臣相逢獨特一心翅戴南宮明畧戡難丹誠徇公輔國倭幸敢亂朝經潛申讜言請奪禁兵謀泄隙開反為所傾倉卒之際播遷無名東出招立南浮洞度寄身滄江沅苦浮萍水國生疾炎州促齡讀劉祭文則知

華嘗佑儲宮調護甚至嘗陷虜圍全節而歸華之去國史但謂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以此致怨不知華嘗建言於朝奪輔國兵柄謀之不密反為所傾如此史又謂貶華為峽州司馬卒而祭文謂江州刺史在任得疾繼貶南方而卒皆傳促齡疑華出為江州刺史在任得疾繼貶南方而卒皆傳所不聞也

溫庭筠

唐書載溫庭筠才思神速多為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之授方城尉僕觀其集有開成五年抱疾不赴鄉計書懷百韻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陳李二侍御蘇瑞公常少府兼呈袁郊苗紳李逸



一詩某間有云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誣昔皆言爾志今亦畏吾徒有氣干牛斗無人辨轆轤積毀方銷骨微瑕惟掩瑜虵矛猶轉戰魚服自囚拘欲就欺人事何能遣鬼誅是時先大中未幾二十年其不平之氣見於詩者已如此則知云云不但在於大中之末又考東觀奏記有責授庭筠隨州隨縣一詞乃裴坦之作

董仲舒公孫洪

前漢董仲舒傳云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公孫洪傳曰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洪年六十以賢良徵博士使匈奴不合竟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洪至洪太常止

策武帝紀則曰建元元年詔丞相等舉賢良自是五年之後改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洪於是出焉據傳所言則公孫洪復舉賢良在元光五年據紀所言則元光元年帝公孫洪董仲舒出焉二說不同如此僕嘗考之武帝即位以來凡兩開賢良之科一在建元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賢良之舉且仲舒之舉本傳雖不明載歲時然以武帝即位之言推之合是建元元年紀詔元光元年與公孫洪出焉者史氏失於併書耳考洪之出正係此時仲舒之出又在此五年之先洪傳謂武帝初即位洪年六十以賢良徵年八十薨考之帝紀薨於元狩二年自元狩二年推而上之至武帝即位初年恰



二十年以是言之洪於元光元年再奉賢良明甚而本傳謂五年亦誤也又况元光元年賢良制正係洪所對者而仲舒所對有及於春秋謂一為元之說益知仲舒之出在建元元年可無疑者史記西京雜記亦皆言元光五年洪奉賢良失矣石林燕語亦然第未深考耳

### 張良有後

隨筆論張良無後謂有二事其一勸沛公因懈而擊秦軍既解而追項羽此事甚於殺降宜其無後僕謂不然良既仕漢則盡忠於漢奚暇他恤哉觀其借箸前籌從容弭七國之爭適四老人談笑定儲君之位其功德為如何高帝亦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三傑而運籌決勝得子房之力則

是基四百年之漢子房之功為不薄矣豈得以無後報哉僕因考之後漢司空皓晉司空華唐宰相之嘉貞延賓弘靖九齡說皆良之後也蕃衍盛大如此安得謂之無後哉後漢張皓博曰六世祖良僕考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金金生千秋千秋生嵩嵩生睦睦生嗣嗣生皓自不疑以下數至皓恰九世吳郡圖經亦曰良七世孫睦後漢為蜀郡太守始居吳郡張氏皆其後白樂天作張公碑曰良後肱避地渡江始居於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良之之意同案曲江之後初亦未嘗絕也



漢書載于定國食酒數石不亂僕甚疑之固雖漢斛小安  
有一人飲至數石之理後觀筆談亦言其妄正與鄙見同  
不後辨矣所未辨者其注乎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  
古曰食酒謂能多飲酒費及其酒猶云食言今流俗書本  
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僕觀論語沽酒市脯不食以  
言食酒者雖因脯而并言然酒之言食亦不可謂無所祖  
矣如淳言喜酒固已無謂師古又引食言之食可笑其迂  
也古人下字率多借用初不似今之拘如以食物與人謂  
之餉然後義安而漢書謂閔王餉荏菹且荏菹非食物豈  
可以言餉乎蓋古人通以餉為遺耳如此等字甚多且沽  
酒市脯不食此言如係詞潤之以風雨左傳牛馬皆百匹

王藻大夫不得造車馬是皆因其一而併言其二此古人  
省文之體不可不知也

### 麻胡

今人呼麻胡來以怖小兒其說甚多朝野僉載云偽趙石  
虎以麻將軍秋帥師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  
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絕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去  
江都令將軍麻祐壻阮祐虐用其民百姓惴慄呼麻祐來  
以恐小兒轉祐為胡又南史載劉胡本名拗胡以其面拗  
黑以胡為名至今畏小兒啼語曰劉胡來啼輒止又會稽  
錄載會稽有鬼號麻胡好食小兒腦遂以恐小兒四事不  
同未知孰是緬素雜記止得二事



傳說刑人

西齋詩話曰孫僅傳巖詩曰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煌  
照古今謂當晴有胥靡修築巖道而傳說在因中為代之  
以假其質是為胥靡傭資也僕謂此說是矣然謬用者不  
獨一孫僅而已自荀卿以來蓋已失之矣荀子曰鄉也胥  
靡之人俄而授天下之大器是指傳說也賈誼鵬賦亦曰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斯游遂就兮卒被五刑傳說胥  
靡兮乃相武丁張晏注曰傳說被刑築於傳巖武丁以為  
相師古注不辨其非但田胥靡相隨之刑是皆以傳說為  
刑人矣且傳巖之作豈特孫僅之誤前此如呂溫作傳巖  
銘亦嘗曰晚刑人之衣而被公衮之服又曰說始胥靡武

丁即祚蓋已如河言矣

誤以翟公為方進

隋李元操詩曰聽琴旋蔡子張羅避翟公是矣唐翁綬詩  
曰君看西漢翟丞相鳳沼朝辭暮爵羅是誤以翟公為翟  
劣進矣人皆以門設爵羅惟翟公二出處不知前此嘗有  
是語觀鬻子曰禹一饋而七起曰吾恐四海之士留於道  
路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廷門可設爵羅



野客叢書



野史叢書卷二十二

後漢無二名

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僕觀匈奴傳  
莽奏令中國有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  
化為一名或者之說不為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  
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蠹偽之政一切掃除而更張之  
不應獨於人名尚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  
然恐非為莽也兩字名不為無知但不至如尋常之多耳  
就傳考之蘇不常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  
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為二名者又有如薊子訓計





子歎費長房之徒則知後漢未嘗絕然無二名者歐公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所載東漢碑刻凡稱二字者必曰漢人之字僕固不敢深必以為漢人之名也然觀武梁碑其間言孝子仲章季章立孫子僑躬修孝道安有子孫於父祖墓碑中而稱字者乎歐公跋揚震碑陰曰此碑謂賈伯錡劉顥祖之類凡若干人疑其所書皆字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兩字名者僕謂歐公不深考後漢安可謂史傳未嘗有兩名耶

### 先醒

今稱先生之語古者亦有毋稱一字為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為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觀張釋之龔遂等傳所謂玉生結襪公卿數言鄧先張談先皆此意也賈誼新書載懷王問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曰此博號也上者在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生為先醒也取其俱醉獨先醒之義

### 儒人不作釋氏語

隨筆謂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孺人不當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與僧當為予言予不當與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僕觀李翱答開元寺僧書曰翱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



進乎知聖人之道者也吾之銘是鍾也吾將明聖人之道  
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  
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亦是此意韓李二公蓋卓  
然守是見者元公所言未免徇乎被非真能尊吾道者至  
當之語僕於韓李則然

古詩香事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曰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  
梁又曰氎毼五水香迷迭及都梁按廣誌都梁香出交廣  
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  
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蒼溪漁隱謂王直方何  
鹵莽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遽有不行一萬里

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僕謂漁隱不深察耳直方  
蓋謂大凡古詩中多有事迹但人讀書不多見識不廣所  
以不知使不觀廣誌等書孰知都梁等香事因悟或者所  
謂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為信然漁  
隱自鹵莽如此反謂直方鹵莽其可笑也迷迭賦當時如  
曹植王粲應瑒陳琳之徒皆有是作不但魏文帝一人而  
已故梁元帝誌蕭琛曰迷迭成章江摠表曰迷迭之文云云

鄭氏詩箋

鄭氏詩箋極有害理處不逆其意而以文害詞如四月詩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詩蓋刺幽王  
在位貪殘怨亂並興而作注謂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



患難何為使我當此亂世嘗先祖為非人豈理也哉不若  
曰先祖不以為人乎何忍使我當此亂世

陳胡二公評詩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物不可  
當此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  
非菴杏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晴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  
墮時決非紅蓮詩僕觀陳輔之詩話謂和靖詩近野薔薇  
漁隱叢話謂皮日休詩移作白牡丹尤更親切二說似不  
深究詩人寫物之意疎影橫斜水清淺野薔薇安得有此  
蕭灑標致而牡丹開時正風和日暖又安得有月冷風清  
之氣象耶陳標蜀葵詩曰能共牡丹爭幾許柳渾牡丹詩

曰也共戎葵較幾多韓之漁隱所見正與二公一同

楊妃襪事

李肇國史補注言楊妃死於馬嵬梨樹下店媪得錦襪一  
隻過客傳玩每出百金由此致富元宗遣錄文載高力士  
於妃子臨刑遺一襪取而懷之後元宗夢妃子云云詢力  
士曰妃子受禍時遺一襪汝收乎力士因進之元宗作妃  
子所遺羅襪銘有曰羅襪羅襪香塵生不絕二說雖不固  
皆言妃子有遺襪事僕始疑其附會因讀劉禹錫馬嵬行  
有曰履綦無復有履組先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襪  
郵童愛蹤跡手解鞶結傳看千萬暇縷絕香不絕乃知當  
時果有是事甚合國史補註之說



以蒲為脯

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而變為脯死鹿化而為馬銑注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群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為馬不聞以蒲為脯之說此見漢人雜說臧榮緒晉書常引以為言歐陽詢藝文類聚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

鼻祖耳孫

今人多以鼻祖對耳孫自以為的對往往不究其義僕觀揚雄及離騷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紀應邵注曰耳孫玄孫子也言去曾高益遠但耳聞之耳李斐曰耳孫曾孫也皆

臆說耳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音仍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未孫未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葉此與晉說同是則耳當為仍非耳字也考方言聾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為初或謂之祖然則鼻與祖皆始之則名以鼻祖為始祖似未為是凡人孕貽必先有鼻然後有耳目之屬今畫人亦然必先畫鼻僕嘗疑鼻祖之意如此未敢以為是近觀漫錄亦有是言甚與僕暗合

侯霸負半千宋璟

嘉祐雜誌所載三碑僕嘗考焉一原甫得漢延熹金鄉侯



長君碑云君諱某陳防東人其先出自周文之後封於鄭  
共伯賜氏田侯厥後宣多有功佐國漢侯公濟太上皇鴻  
濬之尼謚曰安國君曾祖黼封明統使光武中興玄孫霸  
大司徒於陵侯僕考後漢侯霸傳霸河南密人族父淵以  
官者有方任職元帝時佐佑石顯等領中書號曰中常侍  
而不推原侯公史失之乎二白水縣民得負半千墓誌云  
十八代祖凝自宋入魏本姓劉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  
真遂賜姓負僕考唐書本傳其先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  
事宋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負因自姓負或謂  
凝十世祖或謂十八世祖或謂自姓負或謂賜姓負傳文  
與碑不同如此三邢臺村所得顏魯公撰宋璟神道碑云

公作長松篇梅花賦蘇味道以為有王佐之材上嘗賜鍾  
乳使鑿持歸鍊之或以上藥不宜委之公曰推信待物猶  
懼不信作相廷奏二張則天作色時起李邕曰陛下坐則  
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張嘉正作相仰公行事每閱堂案見  
公危言讜論扼腕長嘆今本傳並不載此數事而劉禹錫  
書則曰宋廣平沉下寮也蘇公味道時為繡衣直指使者  
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則天聞之皮日休賦序  
又曰宋廣平有梅花賦清新富艷得南朝徐庾之體後蘇  
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廣平碑之數事既不見  
於史矣而梅花賦一事或謂廣平投繡衣使者蘇公而見  
稱或謂蘇公後得此賦見稱而遂振二者之言又不同



陳元藩事

陳紀傳云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致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謂紀曰今欲西都何如紀云云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尚書令所載如此邯鄲淳所製陳紀則曰用大將軍何進表選名儒君為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安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剝亂一內州郡幅裂視事未期會刺史敗於黃中幽冀二州爭利其士乃辭而去之於是老弱隨慕板轅持穀輪不得轉遂晨夜間行寓於邳郊之

野表術恣睢潛號江淮圖覆社稷結婚呂布送女在途君禹國深憂雋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絕好進女而還離逆姦謀使不得就君之力也惟帝念功命作尚書令二處所載至有不同傳言紀受董卓之招碑言紀用何進之舉傳言紀阻董卓遷都計碑言紀敗袁呂結婚之謀兼據出以資閱史者

漢人規戒

魏相為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光祿大夫丙吉予之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願少謹自重藏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而青州刺史胡常與之書曰竊聞故



今甚明為京兆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少施威嚴二  
事甚相類漢人規戒率多如此又如楊惲既廢家居治產  
以財自娛其友孫會宗與書戒以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  
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通賓客段會宗年老而遠為都護  
其友谷永與書戒以因循舊貫無求奇功司馬遷尊寵任  
職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人之義衛青既貴而天下士夫  
無稱其故吏蘇建責以觀古名將之意漢人於交友故舊  
動存規戒其不肯阿意順旨以陷於非義此風凜然可喜

### 呼吸古人名字

前漢魏相傳相字無音人多呼為平聲以弱翁之字觀之  
合作去聲唐詩曰身依魏相尊可據也郊祀志公玉帶為

公宿帶據顏師古注引呂氏春秋齊有公玉丹蓋其舊族  
合呼為本音而單姓玉者音宿如後漢玉况乃姓宿爾晁  
錯傳錯字無音據班固叙傳曰故安執節責通誅錯蹇蹇  
帝臣匪躬之故作措字讀而潘安仁賦乃曰殞吳嗣於局  
下蓋獲怒於一博濟七國之稱亂翻助逆而誅錯是協入  
聲韻也此如史記司馬錯錯七名反又七故反僕又考之  
文字間言驚悽不定曰錯愕二字多讀為入聲而東漢錯  
愕不能對乃音措互知二音蓋通用四皓之園公據陳留  
風俗記合云園公彭祖姓錢名鏗據史記註論語註離騷  
註錢字音翦呂此一音而前輩諸公多作平聲呼如胡嶧  
長短句是也蓋用唐韻音耳唐韻有平上二音



符符二姓

符堅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識文改為符符融其先魯頃公孫仕秦為符璽即以為氏故符堅之姓從竹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義陽郡王符璘碑合從竹而書作符而符堅之符又有書從竹者皆失於不契勘耳僕又考之漢碑隸畫率以竹為竹少有從竹者如符節之字皆然今西漢書符瑞多從竹魏晉以下真如碑亦有書符節為符節者蓋古者皆通用故耳此又不可不知顏魯公干祿書曰從竹者為姓從竹者為印亦未之察也不知符融之符果非姓乎

鳳尾虎頭

皮日休詩以鳳尾諾對虎頭嶠東坡以鳳尾諾對虎頭州按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尾諾齊帝令江夏王學鳳尾諾一學即工諾者猶言制可也諾字與詔字相似而又有鳳詔之語故觀者徃誤以為鳳尾詔焉如陸龜蒙集所刊是也

蘇州

蘇州在禹貢為揚州之域至周為吳至秦漢為會稽郡治所統甚大按圖經奏漢會稽郡舉今兩浙之地皆在焉武帝制詔所謂東接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是也是時嚴助朱買臣等皆為是郡其任甚重至後漢順帝時分會稽之半為吳郡之地尚全有浙西之地亦未為狹也自孫皓分



吳郡為吳興郡但兼有杭秀睦之地而已唐之蘇州但兼秀州之地而已晉天福間錢武肅又分嘉興海鹽二縣為秀州其隸於蘇州者唯吳長洲崑山常熟吳江五邑而已其地益削如此今之蘇州不得漢會稽郡十五之一而在浙右已為巨鎮為是守顧亦偉且大矣而况嚴朱之在漢統全浙之地乎其勢隆重不言可知

### 陸士衡

陸士衡齊謳行曰東被如光側南界聊攝州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雲夢百二侔秦京僕以為不若以八九吞雲夢對百二侔秦京不惟親切且混然也

### 大唐唐國二錢

今唐國通寶大唐通寶乃南唐錢或者不知求之二百年之唐謬也按南唐書元宗即位鑄唐國通寶大唐通寶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為輕小元宗即璟也

### 解菜

今人反茹素而其親若隣設酒殺之具以相煖熱名曰開葷於理合曰開素此風已見六朝觀東昏侯喪潘妃之女闍堅共營殺蓋云為天解菜正其義也

### 二迹

傅毅迪志詩曰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潘岳西征詩曰赫赫大晉奄有四方二迹陝西實惟我王藝文類聚此詩張華作



麵以斤兩為斗

今麵以一斤某兩為斗蓋必唐舊觀唐會要天寶間麵以三斤四兩為斗

吾丘壽王論

容齋褒秦漢世論議之臣如嚴樂鼎董賈馬之徒凡十九人謂皆極言秦之虛如此僕謂此皆傳之所有人所共知有一事見於他集中傳所不載人所罕知姑撫出以資博聞吾丘壽王嘗著驃騎論功一論甚詳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國陸拾餘載命將帥以抗憤

用干戈於四荒南極朱崖北建朔方招地萬里海內晏如敢問其縱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功不以德以詐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困王翦白起之兵既并海內以威力為王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滂沱而盈溢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寬厚六世富安何征不克云云此正漢人極言秦失者也容齋唯奉壽王議中數語而不知壽王又有此論故表其略焉班固傳謂固感壽王東方之徒初造文詞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注壽王作士夫論驃騎將軍頌乃知固之作亦祖此不但容難也魏卞蘭獻賦太子報曰昔吾丘壽王何武以歌詩得金帛之賜



今考二傳何武則然壽王自議挾弓得罪後不聞有他製  
作謂以歌詩得金帛之賜計亦有之史開而不載耳

野客叢書卷二十三

古者拜禮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  
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  
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首至  
地也頓首者頓頭在地也空首者拜頭至首也振動者以  
兩手相擊奇一拜也褒再拜也肅拜下俯但拜即今之揖  
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耶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  
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  
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



跪尚右手以此為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  
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為無據然又觀北史周時詔  
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  
不跪者矣

骨利幹日出

歐公詩邇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於夾字韻內  
押用史載及通典骨利國事骨利國地近扶桑晝長夜短  
夜煮一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明言其疾也漁隱叢話又引  
資治通鑑云煮羊胛熟日已出矣所紀與史載通典小異  
郭次象謂羊脾至微薄不應太疾如此當以脾為是僕考  
唐書骨利幹傳亦曰羊脾然又觀唐書天文志則曰羊脾

此一字三說不同蓋脾胛髀字文相近諸公姑存其舊不  
敢必以為孰為正也然胛者肩也髀者股也二字意雖不  
同為熟之時似不相遠至脾則太遠矣魯直詩亦曰數面  
欣羊胛論詩在雉膏羊胛字魯直亦常用之不但歐公也

蒼頭稱將軍

隨筆云今人呼蒼頭為將軍其事本為彭寵為奴所縛其  
妻曰趣為將軍治裝注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已也僕謂此  
說固是然觀陳勝傳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是則語蒼頭為  
將軍亦已久矣又衛青為奴後為大將軍唐至德後官爵  
虛濫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  
執賤役者故岑參歌曰紫紵金章左右趨問著即是蒼頭



奴李商隱詩曰廝養為將軍則知蒼頭奴為將軍事甚多  
又按前漢鮑宣傳蒼頭廬兒注漢名奴為蒼頭知此名起  
於漢矣觀後漢注秦人呼為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別於  
良人又知蒼頭之名自秦已然又讀戰國策魏有蒼頭軍  
二十萬又知蒼頭之名不但秦也他國亦然蒼頭廬兒解  
在鮑宣傳而顏師古注蕭望之傳謂在貢禹傳誤矣

漢人稱謂

晁錯更今諸侯權譁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心  
為政事云云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如淳意其  
父稱子為公蓋以此爾不知此乃史家之言非當時之實  
謂也如史記陸賈傳賈謂其子曰數身鮮無久濶公為也

此亦稱子為公陸賈子何嘗為三公哉漢書作母父濶汝  
為也曰公曰汝竟不知其實謂不獨此也又如史記袁盎  
傳其兄之子種謂盎曰君能曰飲亡何漢書作絲能曰飲  
亡何二史所云不同如此是未可深詰也固雖當時風俗  
渾厚又不應以姪對叔輒稱其字之理

咄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嗟二字辨晉書石崇豆粥咄嗟  
為謾石林謂孫楚時有咄嗟不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喏  
為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嗟殷浩謂咄咄逼人蓋拒物  
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呼吸疑晉人一時語耳僕觀魏陳  
暄賦漢帝咄嗟抱朴子不覺咄嗟復彫枯李白詩臨岐胡



咄嗟王績詩咄嗟建城市張說詩咄嗟長不見陳子昂詩  
咄嗟吾何歎司空圖詩笑君徒咄嗟此詩於花字韻押是  
亦以為咄嗟貢父所舉乃別一詩曰咄嗒休休莫莫且陳  
暄葛稚川左太冲陳子昂李太白之徒皆在司空圖之前  
其言已可驗矣以復圖有前作咄嗟字無可疑者僕又推  
之竊謂此詩自古而然非特晉也前漢書項羽意烏倅嗟  
李奇注倅嗟後漢何休注公羊曰噫咄嗟也此咄嗟已明  
驗漢人語矣又戰國策有叱咄叱嗟等語益知此語自古  
而然貢父所說固已未廣石林引孫楚詩且謂晉人一時  
之語亦未廣也咄咄逼人乃殷仲堪語石林謂殷浩誤也  
殷浩語乃咄咄書空

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  
事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自  
杜牧之擬把一麾江海去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為故事此  
沈存中所言也僕因考唐人詩如杜子美柳子厚許用晦  
獨孤及劉夢得陸龜蒙等皆用一麾事獨牧之謂把一麾  
為露圭角似失延年之意若如張說詩相濱擁出麾如此  
而言初亦何害紺素雜記謂牧之意則善矣言擬把則謬  
也自謂一麾於理無碍但不可以此言贈人宋景文公詩  
曰使麾請得邸垂簪又曰一封通奏領州麾是真得延年  
之意未嘗謬用也僕謂黃朝英妄為之說耳牧之之誤正  
坐以指麾之麾為旌麾之麾景文之誤亦然朝英乃取宋



斥杜謂牧之不當言擬把而景文自用為宜然則牧之擬把一麾江海去置不自用景文使麾請得印垂晉獨非旌麾耶朝英又謂一麾事但不可以贈人僕謂以景文詩使麾字語人又何不可所謂貶辭者麾去云爾既是旌麾何貶之有朝英又謂景文用一麾事真得延年之意則是延年以一麾為旌麾之麾初非指麾之麾也其言翻覆無一合理甚可笑也筆談謂今人守郡為建麾謂用顏詩事自牧之始僕謂此說亦未為是觀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謂把一麾之誤自牧之始則可謂建麾之誤則不可

金釵十二

唐人詩句多用金釵十二事如樂天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是也南北史周盤龍有功上送金釵二十枚與其愛妾阿杜其事甚佳罕有用者今多言金釵十二不聞用金釵二十亦循襲而然金釵十二行或言云鬟耳齊肩比立釵為十二行白詩酬牛思黯有金釵十二行之句自注思黯之妓頗多故云似協或者之說然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洛陽女兒名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是以一人帶十二釵此說為不同矣

陳簡齋詩

簡齋蠟梅詩曰黃羅為廣袂絳帳作中單既言帳又言中單似覺意重僕觀東坡詩曰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



白玉膚恐簡齋用東坡意絳紗作中單而傳寫誤以為絳帳耳

韓白詩意同

樂天詩有紀年月日者於以見當時之氣今亦足以史之闕如曰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夏不雨旱蟻蟻有以見憲宗即位三年久旱如此又詩曰元和歲在邠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連宵復竟曰浩浩殊未歇又以見元和六年二月晦為寒食當和暖之時而霽霽大雪其氣候乖謬如此又詩曰八年十二月五日靈紛紛竹栢皆凍死况彼無衣民又見元和八年十二月五日大雪寒凍民不聊生如此僕按東漢書延熹間大寒

洛陽竹栢凍死襄楷曰聞之師曰栢傷竹槁不出三年天子當之樂天此語正所以紀異也又觀韓退之辛卯年靈詩亦曰元和六年春寒甚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此說正與樂天同

東坡用如臯事

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臯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按左傳晉大夫娶妻美御以如臯如訓往也非地名曰如臯坡誤用之耳僕觀古樂府張正見毛處約江惣等雉子班詩皆以如臯為地名用知此誤始非於坡僕得此詩後檢諸家詩注見趙次公亦引其間一詩乃知暗合孫吳又觀宋書明帝射雉無所得謂侍臣曰吾旦來如臯空行可笑



陳蕭氏射雉詩今日如韋路能將巧笑回

東坡用西施事

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鳴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趙次公注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故曰西施今云舊姓西坡不契勘耳僕謂坡公不應如是之踈鹵恐言舊住西傳寫之誤遂以住字為姓字耳既是姓西何問新舊此說甚不通應記儂家舊住西正此一字語意益精明矣

東坡用計魁梧

東坡和劉貢父詩曰青派連淮上黃樓冠海隅此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趙次公引前漢張良傳贊注曰蘇林泣梧

音悟師古謂魁大貌也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顏之說如此而先生作平聲則別從已見為義乎計魁梧者計度其魁梧耳此趙次公所言也僕謂次公亦未深考以梧為非東坡自為已義而計魁梧字亦有所祖按後漢戚洪體貌魁梧注著吾故杜子詩曰魁梧秉至尊杜正用後漢意又按史記張良世家曰全以為其人計魁梧後曾文清詩曰亦乃翁容貌計魁梧是又用史記意也二事皆有所祖前後人皆用過安可為坡公自為已意而無所本乎次公但見前漢所云未睹史記後漢故爾僕又考之漢史之贊張良曰張之智勇以為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此意正祖趙人述孟嘗君之意趙人聞孟嘗君之賢出而觀



之皆曰始以薛公為魁梧然今觀之乃眇少丈夫耳然則魁梧二字其來又遠

集注坡詩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疆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疆弩字杜牧寧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騫傳曰漢兵不過三千人疆弩射之即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疆弩事何但牧言坡詩又曰桃花春浪孤舟起程注杜欽傳來年挑水花趙注三月桃花浪見前漢志不知此事已見月令仲春之月挑始華雨水生坡詩又曰崎嶇真可笑新添注曰李白書崎嶇

歷落可笑人也按白書欽欽歷落非崎嶇歷落也然白云此非白自言蓋用晉書季倫欽欽歷落可笑人之語此類甚多不可勝舉此猶可也至有牽合附會極可笑者不特坡詩如此諸家詩注亦然

韓杜詩意

子美螢詩曰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退之詩曰朝蠅不須驅暮蚊不須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叻二詩皆一意所以諷當世小人妄作威福者爾

松江詩話



松江詩話曰有松棚詩一聯曰採來猶帶煙霞氣月明滿地金釵細以為佳句恨不見全篇僕謂月照松影但見參差黑影耳安知其為金釵松葉比之金釵者謂架上月照映則不可謂地上之影也不如曰月明滿架金釵細此語為得前輩論韓退之句照中竹影金鎖碎之語所謂金鎖碎者非直謂竹影也謂竹間之曰影耳以此驗之益信僕之說為然韓渥詩曰長松夜落釵千股此語無病李涉詩曰疎林透明月散亂金光滴此正退之竹影金鎖碎

### 楓橋

杜牧之詩曰長洲茂苑草蕭蕭暮烟秋雨過楓橋近時孫尚書仲益允侍郎延之作楓橋脩造記夫與楓橋植楓記

皆引唐人張繼張祐詩為證以謂楓橋之名著天下者由二公之詩而不及牧之按牧與祐正同時也又惟白樂天韋應物嘗典吳郡又以詩名皮日休陸魯望與吳中士大夫賡詠景物如臯橋烏鵲橋之屬亦班班見錄顧不及楓橋二字何也崔信明詩楓落吳江冷江淹詩吳江泛丘墟饒桂復多楓又知吳中自來多種楓樹

### 詩品所載

南史與世說並曰顏延年問鮑昭已與謝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彫績滿眼延年每薄湯慧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間歌謠耳鍾噤詩品則白顏延年詩尚巧休綺裁密情喻淵源勤



無虛散湯慧休云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綵鏤金顏終  
身病之二說不同鍾嶸詩品謂郭景純遊仙之作詞多慷  
慨乖遠玄度而云柰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  
凜詠懷非例仙之趣也考今文選景純遊仙詩七章無柰  
何虎豹姿戢翼棲榛梗之句此蓋別章刪去而不載於  
選耳

### 地名語訛

慶州有樂蟠縣本漢略畔道地後訛為樂蟠華州東有潼  
開水經謂河水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故名衝開後訛為  
潼關鎮戎軍有笄頭山隗囂使王元猛塞鷄頭道即此也  
後訛為訐屯山涼州有姑威縣河西舊事謂舊句奴蓋藏

城也後訛為始威婺州長山縣本長仙縣其地赤松子採  
藥之所後訛為長山北京館陶縣有屯氏河漢溝洫志謂  
河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後訛為毛氏河臨江新喻縣  
本新渝縣蓋有渝水故名而唐天寶後相承作新喻濕州  
石樓縣本漢吐軍縣後魏置吐京縣亦胡語之訛也此類  
甚多

### 鷲匹鳩三事

毛詩羗彼鷲斯鷲鳥名也斯者衍辭如曰螽斯鷲斯之類  
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鷲斯失矣曲禮庶人之執匹鄭箋謂  
說者以匹為鷲案廣雅鷲鳩也蓋古字省文作匹鄭當  
直解匹為鷲何待引說者之云東都賦淵猶龜鳩郭璞謂



靈鷲能鳴則此龜屬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呂虎字  
林大龜似得不知似得乃以胃二字傳寫誤加偏旁耳案  
周禮考工記梓人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胃鳴者有以胃  
鳴者鷓蓋胃鳴之蟲

### 絕交論

劉孝標絕交論如曰寵釣董石權壓梁冀摩頂至踵隳瞻  
抽腸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貨巨程羅山擅銅陵  
家藏金穴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顛頭蹙類涕洟流沫叙温  
煖則寒谷成暄論嚴枯則春叢零葉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陽舒陰慘憂合驩離是曰窮交其流四也衝董錙銖續微  
影撤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云云此正

韓退之送窮文鋪叙五窮之體五窮之大意祖揚子雲逐  
貧賦王延壽夢賦而鋪叙又用此體焉得謂無所本哉

### 古人博識

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物君子曰  
此鵬雛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  
得鵬雛衆莫識惟東方朔識之二說不同尚書故實謂孝  
武時嘗有獻異鳥者時人莫識東方朔曰此畢鷲也問何  
以知之曰見山海經洽聞記曰後漢時有鳥頭長五尺鷄  
首燕頤備五色而多青光武問百官咸以為鳳蔡衡獨曰  
多青者鸞於是上善其對晉說曰時人有得鳥毛長三丈  
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外國異事



曰漢宣帝時擊磬石於上那陷石室中得一人裸而被髮  
反縛枷一手足以問群臣莫能對時劉向獨曰此貳負之  
臣也昔貳負殺竇窳帝乃桎於䟽厲之山帝問所出曰見  
山海經上大驚於是羣臣多竒山經海光武時有得豹文  
之鼠問群臣莫知惟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  
雅驗之果然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古人傳識若此筭  
衆徃徃得之於山海經爾雅獨蔡謨讀爾雅不精誤食螻  
蟻取後世幾為勤學者之誚